

蕉風



目錄

文藝沙龍

提防新的教條主義陷阱.....洪堪(四)
 是特色？是缺點？.....文創(五)
 不要太刻薄.....余一文(六)
 文藝作者必須覺醒.....林丹(七)

論文

論賈政.....依藤(十四)

小說

且施利和拿督等等.....梁園(十)
 船.....周樹(十九)
 天亮前後.....上官牛(二六)
 姐姐的新生.....丁丁(三五)

散文

小野鴿.....原上草(八)
 七月、雨的懷念.....賴瑞和(十八)
 蟬聲燈影裡的馬大湖.....鍾秋生(三三)
 那天，煙霧.....余中生(四二)
 歐遊印象記.....瑪戈(四三)

詩

祈夢室外.....陌上桑(二五)
 花木有情.....鍾瑜(三一)



蕉風月刊

第一九二期
 一九六八年十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October, 1968.
 KDN 3144.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四五三—五一一七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編者的話

「文藝沙龍」越來越受到讀者和作者的重視，來稿多，讀者反映的意見也多。本期我們刊出了一篇批評上期「文壇垃圾」一文的短論；真理愈辯愈明，我們希望能多刊這類對事不對人的辯論文字。

瑪戈先生的「歐遊印象記」已全文刊完了，兩年來，我們在本刊上隨着瑪戈先生遊歷了歐洲的各大名城，呼吸了她們的多采文化，在這裡，我們特向瑪戈先生致深深的謝意。該書現已在排印中，不日即可面世。

本期刊出的四個創作短篇都很有份量。「船」的作者周樹先生是第一次投稿本刊，他的作品頗為深沉有力；「天亮前後」的作者上官牛先生是一位老作者的化名，寫來活潑輕鬆，不失其一貫的水準。

原上草先生的散文愈見功力，這篇「小野鴿」剛讀時，覺得平淡，但讀到最後一段時，不能不令我們讚賞。

由於稿擠，張寒先生的「標本」、黃潤岳先生的「悼某同學」、周少龍先生的「陳大燾的煩惱」以及疑雲先生的「馬來文學評論」，都得延下期刊出，僅向作者諸君致歉。

水樓(木刻).....	經	國
牙齒痛.....	黃潤岳(二九)	
章回小說家張恨水.....	濫梓川(二二)	
傳記文學.....	鴻洲譯(四九)	
陰霾(下).....	沙	河(五四)
馬來文學譯介.....		
靜立.....		

定價：

零售(每冊)：馬幣三角 港幣六角

半年(六冊)：馬幣一元八角

全年(十二冊)：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半年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提防新的教條陷阱

• 洪璉 •

史坦倍克說：「人類中自由不受拘束的探索的個體心靈，是世界上最具有價值的東西。我要維護的是：心靈隨意採取任何方向，而不受約束的自由。我要摧毀的是：任何限制或破壞個體的思想、宗教或政權。假如心靈自由的光輝可以被戕殺的話，我們也就完了。」

十多年來，許多馬華作者已深深的體會到自由心靈的重要，大家都在努力掙脫文藝創作上的種種約束的限制，爭取創作的自由。於是，大家揚棄被政治野心家牽着鼻子的「新寫實主義」，揚棄「文以載道」的傳統約束，紛紛以新形式新內容的作品呈顯於讀者面前，這實在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然而，近來我們發現了一個十分可怕的现象，有一些青年作者雖然擺脫了舊的文藝教條，但却落進了新的文藝教條陷阱——現代派。

目前的現代派是從台灣傳來，雖名為「現代派」，但却不「現代」。第一，這一派人的主張並不新鮮，因為他們儘是拾歐美前人的口惠，而且，在中國，早就有人介紹過這些主張，還介紹得更深入更生動（如戴望舒等），有關的著作現在市面上可以買到的有蕭乾的「珍珠米」（一九四七年出版，市面用的是翻版本）。第二，該派極端歐美化，歐美化成爲了教條之一。第三，該派在作品中硬套用化學、物理學、數學上的專門名詞，也成爲教條之一。後兩者完全違反現代的自由精神。

「現代派」的「現代」兩個字是够吸引人的，「現代」是進步的，不「現代」是落伍的，那個年青人願意落伍呢？於是，很容易的便投進了「現代派」的陷阱。

有派別便有一套框框，有了框框，作者的自由心靈便受到限制或破壞。一個作者失去心靈的自由，他的作品硬要往框框裡套，他還能寫出甚麼好東西呢？

其實，我們根本不必忧心甚麼進步和落伍的問題。我們既生爲現代人，我們的思想、感情、趣味，便是屬於現代的，我們「有感而發」的作品也是屬於現代的。並不是要把作品歐美化科學化才算是現代文學。

再進一步的說，文學創作重於「創作」，「創作」便是創新，跟在任何派別的屁股後面走，就很難創新，這是十分明顯的道理。

從事文藝創作的人必須重視自由，有了自由，才能寫出有生命，有風格的作品，所以，我們要小心，千萬不要落進任何教條的陷阱。

是特色？是缺點？

· 文 創 ·

相信一切不固執的人，都會歡迎一些新的轉變，新的發展。這十年來，在馬華文壇上，變得最多，變得最快的是詩的創作，現代詩（我實在不願意濫用這個名詞，它的界說至今還是沒有清晰的，但一般人這樣說了，只好從俗）的被介紹入馬華文壇後，最初只是一漪微波，到這兩三年，蓬勃起來。前面說過，相信一切不固執的人，都會歡迎一些新的轉變，新的發展；現代詩，可以說是詩創作的一個新的轉變，新的發展。我們對它，應該採取正面的鼓勵態度，注視它的發展，批評它的成績。

我承認，現代詩在這兩三年內，有態度嚴肅的詩人在這方面默默地創作，也有好的作品出現；但是，也必須承認，現代詩也有一些壞的作品，也有一些態度輕率的詩人，而且，壞的比好的要多。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就應該抹殺現代詩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事有好壞，不應該因壞的一面而抹殺好的一面，問題是作者，批評者，讀者如何正視這個問題。

普遍地，字義晦澀，好像是現代詩的特色，也是現代詩最為人垢病的地方；在句法上，句子長而拗口，好像也是現代詩的特色，也是被人垢病的地方。

上述兩點，究竟是特色還是缺點，事有兩面，難以立下判斷。不過，無論是特色也好，是缺點也好，都不是不可以加以改變的。現代詩講求句法之濃縮凝鍊，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說，則濃縮凝鍊並不是非晦澀不可，除晦澀一途外，似應有其他又能表現濃縮凝鍊而又易於感悟的表現方法，這種表現方法的尋求，似乎應是現代詩擴大影響力的一個轉機。在句法長而拗口的表現上，並不是每個現代詩人却如此，據我所以，有不少現代詩是句短而可上口的。

說到內容的範圍，客觀一點說，凡人之一切感受，都可以成爲文學作品的內容，因此，目前大部份現代詩所表達的那種苦悶，徬徨、無奈，我們只能說它是太偏，不能說是錯誤。這兩三年來，一些自覺的現代詩人，也深深地不滿於這個太窄小的範圍，自覺地加以擴大。

任何一事，只怕太偏，現代詩人們如果不自囿於一個小範圍之內，作不斷的尋求和擴大，正視自己所走的路，不偏不倚，那麼，目前現代詩所爲人垢病的地方，經過詩人們的思索和努力，可能將現代詩的創作再帶入一個新天地。

不要太刻薄！

·余一文·

6

拜讀上期文藝沙龍的公孫哀先生大作「文壇垃圾」，我有很多感想。

誠如公孫哀先生所說的，馬華文壇有「一些自以為是『作家』，一些自封為『名作家』的人，非但不會給這沙灘帶來生氣，反而用他們的作品——那些沒有感情的作品——胡亂的堆積在沙灘上，這一來沙灘上不只是沙，簡直還有許多令人掩鼻的臭垃圾了。」

公孫哀先生批評這些人的作品造句生硬，文句不通，內容陳舊；這些都是實話！公孫哀先生指責這些人想盡辦法為自己宣傳和亂出風頭；這也是大快人心的事！

但是，公孫哀先生的其他意見却未能令人心服。

第一、公孫哀先生譏諷有些作者在單行本中招登廣告，這是一項不重視現實的指責。凡稍為關注馬華文壇的人都知道：十年來，馬來亞就沒有一間出版社肯為馬華作者出版一本文藝作品。在本地出版的情形並不是每個作者都能辦得到的，於是，有人想出了在單行本中招登廣告的辦法來湊足印刷費，但這說是馬來西亞社會的悲哀，而不是馬華作者的過失。其實，這件事應該是無可厚非的；頭家們願意拿出一點錢來支持馬華作者，這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嗎？

第二、作者在書上印上自己的照片，這也是不應該受到批評的。台灣出版的文星叢書，每一本書的封底都印上作者的照片，英國的企鵝叢書不也是如此，像這樣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

應該批評的便應該批評，但批評若趨於吹毛求疵，則有失厚道。目前，馬華文壇是在風風雨雨中，難得還有幾個有心人在苦苦的支撐這個支離破碎的場面，這是一個非常時期，我們的批評尺度不妨放寬一些，未知公孫哀先生以為然否？

文藝作者必須覺醒

·林丹·

馬華文壇的趨於低潮，固然存在着一些客觀因素，但也不乏主觀原因。最近，筆者參加了一次吉隆坡文藝作者的聚會，便有人在會中指出許多文藝工作者太散慢、太消沉了，也有人提出，在文壇充滿困

難和危機的今日，文藝作者應痛定思痛，採取積極的行動。

根據筆者的觀察，許多馬華文藝作者都犯了一個嚴重的毛病：只會發表高論，不能實踐做事。每逢文壇上湧起了什麼風雲，他們便連忙跑去藏在什麼大廈的屋簷下，大事批評，大發謬論，如果有人指責他們：「喂，你們不也是文藝作者嗎？文壇上發生了事情，你們怎可袖手旁觀呢？」他們便乾脆拂一拂手，一聲不響的走開了，好像文壇的事情根本是和他們不相干的。

筆者特地在這裡指出：文壇是和文藝作者息息相關的；文壇蓬勃，每個文藝作者都有光彩；文壇荒涼，每個文藝作者都有責任。

目前的馬華文壇是在生死存亡的時候，文藝作者必須第一個出來，高喊救亡的口號，進行救亡的工作，如果大家仍像以前一樣，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馬華文壇便將從此沉淪了。

我們願意馬華文壇沉淪嗎？不，不，決不！那麼，為什麼那麼多文藝作者都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一點行動都沒有呢？

聽說吉隆坡的一羣文藝作者每月都有一次聚餐會，板威的文藝作者也開始有了同樣的聚會，吡叻的文藝研究會已得政府批准註冊，假如這些是事實的話，那是非常可喜的事，筆者深深的希望這些活動將大大的擴大，能有更多的人參加這些活動，能有更多地方的作者舉辦這類活動。只要人人在動，處處在動，生機便來了，活力便來了，馬華文壇的復興便指日可待了。

記得今年年初，蕉風上有一篇文章說：「現在是馬華文壇的非常時期，是可以宣佈緊急狀態的。」筆者覺得這話說得十分好，也十分恰當。既是「非常時期」，既是「緊急狀態」，文藝作者便應該對各種事情採用「非常」的看法和態度，所以，大家應該儘可能的拋棄一切的成見和偏見。

在復興馬華文壇的大前提下，文藝作者要有一分力出一分力，有一分錢出一分錢。集中了力量，集中了金錢，什麼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只要文藝作者能把文壇的興衰看作己任，筆者相信馬華文壇便有希望，便有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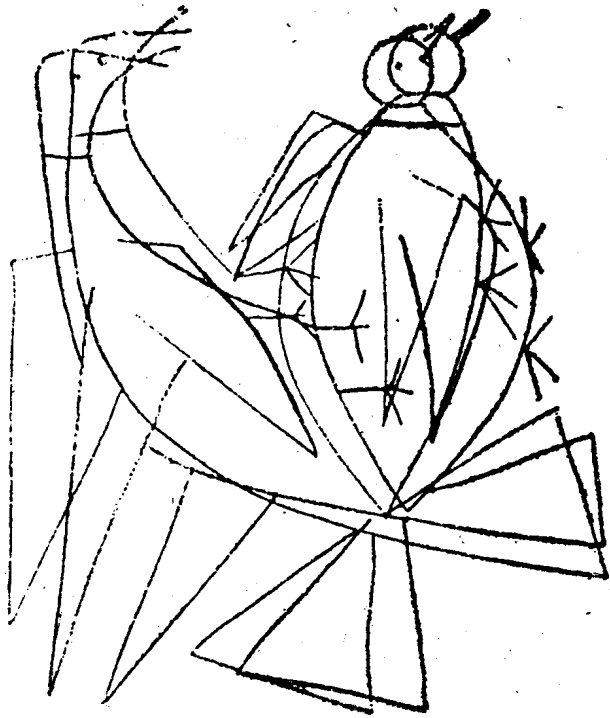
本 欄 歡 迎 投 稿

①字數以一千字及二千字為最適宜。

②最好能針對文藝界的現狀，提出問題討論。

③請勿作人身攻擊。

小野鴿



晨曦初露，輕寒尚未褪盡，岑寂裏驟聽到門外枝頭上鳥語呢喃，羽翅撥動空間的迴响，本來平和的心境彷彿平添一種莫名的舒適。有時遙見鳥兒們跳躍飛翔，任意往來晴空綠蔭下，便不由得羨慕牠們的逍遙歲月，想到時時能够身比鳥兒，一飛衝天呢！但自從門外的樹木給主人全部砍伐下來以後，空地上急速蓋上一座住居，早晨的鳥兒突然失去歡樂的場所，都紛紛飛離而去，就是一些細微的撲翅聲，也難得再聽見了。

前些時，我那新搬來的芳鄰忽地養了一隻小野鴿，說是一位朋友知道他愛養鳥雀，特地從老遠的地方帶來送他的。小野鴿已長滿一身粉灰色的羽毛，給主人安置在一隻精緻的小竹籠裏，白天掛在屋簷邊，夜了便收拾進內廳去，保護的週到，似乎比對他的小兒女還盡責。

小野鴿開始學啼，每天早晨，牠在冷風中蜷縮做一團，但經不起主人一番逗弄，便翹首瞪眼咯咯地叫，聲音不難聽，在場的人好像都很高興起來。主人專門爲了聽牠的啼聲似地，一天中除了出門工作，餘下的時間幾乎都和小野鴿作伴，爲牠打點吃喝，注意衛生，再臉對着臉，故意逗牠的歡心。朋友到訪，見到他手提着的籠子，無有不嘖嘖稱讚小野鴿的伶俐活潑，籠子的美麗大方，如此更增加了主人臉上的一份光彩，聲言準備再找多一兩隻，好有個同伴，叫起來更熱鬧些。

早晨的門外，於是又聽到咯咯的鳥叫聲，其中摻

雜有人爲的呵呵弄鳥聲，此起彼伏，有時在睡夢中也突然給一陣陣的怪聲驚醒。那就是急不及待的主人在吵牠起來唱歌了。照平常來說，這當兒正是鳥兒叫得很婉轉的好時光，牠沉默下來的緣故，也許是感到自由喪失的可哀，正在痛定思痛。也許是覺得被賣弄的情感付出太多，心緒於是快樂不起來。不幸的是主人認爲鳥兒在早晨必須引吭啼鳴，已經成爲天經地義的事，尤其是活潑的小野鴿，更應該打點精神，唱出同類們在山野間時那種自然圓潤的歌喉來。他不想那呵呵的怪聲會驚擾旁人的好夢，只想撩起鳥兒蕭瑟的情懷，忘了被禁錮的苦楚，規規矩矩地完成做鳥兒的本份，間接滿足了他做主人的殘忍心理。這樣我作了一隻小野鴿的芳鄰，倒也聽慣了牠稚嫩的歌聲。只到有一天早晨，主人不知如何不小心，小野鴿衝出籠門，向着陽光遍佈的大空飛上去。

「飛走了！飛走了！」主人懊惱地望着天空，手裏握着空籠子。

「你怎麼這樣不小心呀？」女主人從屋裏趕出來，同樣一副懊惱的神氣。

「怎麼知道呢？看牠很馴服的樣子，籠門只打開一點點罷了，牠就……」

小野鴿自由了，牠已經回到自己熱愛的天地裏去了，早晨不再聽見呵呵的怪聲，和咯咯的鳥啼聲，我心裏想，如此也好，他從此可以從省下一些有用的時間，把精神放到其他有用的地方去；小野鴿久未曾親近過自然，去水面上游魚如何怡然自得，到林間去會同伴傾訴鄉情，也可以明白世界並不像籠子那樣沒有生活的氣息。可是，小野鴿並不在我想像中的遠走高飛，只隔開一個平靜的夜晚，牠竟自動飛回籠子旁邊，主人不費大氣力，便把牠安置在原來居留的地方。

「哈哈！牠又飛回來了。」主人笑得很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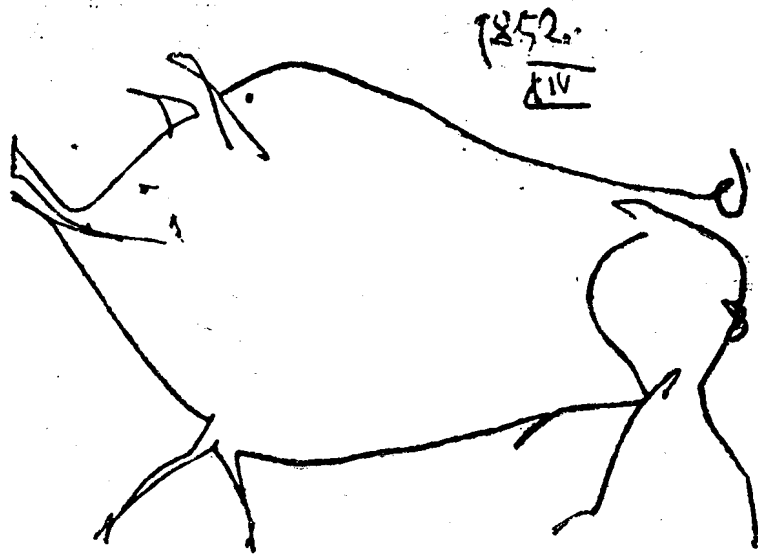
「我知道是甚麼原因了。」一個房客說：「因爲牠不是土生的，同類不理牠，其他的鳥兒欺侮牠，牠沒有去路，所以還是回到這裏來。」

他的一番解釋引起一陣沉默，這表示正是很好的理由，除了受到更大的脅迫，小野鴿沒有重投羅網的可能。我沒有留心聽他們再談論些甚麼，心裏漸漸對小野鴿難過起來，想到牠有翅難飛的那種苦況，好不容易等到有一飛衝天的機會了，却又踟躕不前，懶得再向山野尋找自由的天地。碰見同類，拉不上交情，甚至受到排斥、傾軋、衝突，以致被驅逐。海闊天空，牠急急忙忙在找尋一個良好的歸宿，想享受平安、慈祥的溫情，可是，牠却在寒風裏抖擻了一夜。明天到來，牠只好自動選擇了安全可靠的可憐的小野鴿，寧願把一生就這麼默默的奉獻。自由也有不值得依戀的時候罷！像那隻可憐的小野鴿，除了愛護牠的主人以外，恍惚就被世界所遺棄了般的，當獲得了可貴的自由，反而威脅到牠的生存，可見一飛衝天並不是一定屬於可喜的現象，啊，我不願再想下去了。

且施利和拿督等等

· 梁園 ·

10



在一間新開張貿易公司的盛大雞尾酒會中，我默的在一個角落旁大快朵頤，衆人皆濁我獨醒，不，也許我肚子一向很有革命化的特徵吧！民以食爲天，肚子飽了，不再鬧革命了，等那地步再喊和平和文化吧！看，另一位同行——新新日報記者羅找上我來了。我翻過臉去，吃着火燒雞腿，裝作看不到他。我最討厭半途壓制革命，變成半飢不飽的修正主義份子；老羅真不知趣，用力拍我一下，說：「好消息，老梁，且施利吳發福要找你。他說，他有要緊的事……我想，一定是內幕新聞了。老梁，你真有一手，哈哈！」我側着臉，看他那副表情，冷冷說：「你別開玩笑。我不認識且施利吳發福……怎麼會有一個且施吳發福？奇怪……。」我拋下雞腿，喝了一口香檳：「老羅，我……我不去見他。你不是知道我的個性嗎？我還沒有傾全力去鎮壓革命份子呢！」

老羅洪亮的笑，說：「我不管，我只是替人傳話吧了，哪，名片，你拿去。且施利吳就在那邊一間冷氣房等你。」說完，他走了：「我還得去拍幾張部長演說的照片呢！」

我拿過名片，看：

「大安企業公司董事主席

××同鄉會名譽社長兼顧問

××校友會熱心支持者兼顧問
羽球協會××支會職員

××××黨支部執委

××××華巫公民委員會委員

且施利吳發福（拿督·J.P.; K.M.N.; A.

M.N.; P.I.K.; P.P.N.; P.P.M.; J.

這一大堆銜頭，不禁嚇得我一跳。忝為報館的工人，爲了業務利益，以及廣告問題，我不得不去作一次禮貌上的拜訪。我抱着不安的心情推開了那厚厚的玻璃門。沙發上赫然坐著一個魁梧的中年紳士。

那中年紳士穿大衣，綁領帶，方形臉，大口，高鼻，看來氣勢不凡。他站起來，趨前，拿起我的手，就用力握著，我幾乎痛得喊出聲來，他聲如洪鐘，說：

「你頭家就是天堂日報的梁先生。請坐，請坐。我有一件事拜托你去，這件事對你有益。我且施利吳某人在金錢上是不計較的，你要多少，請說。不過，這件事你一定要給我做成功！我做生意的，幾十年來投資沒有失敗過，我命中註定洪福齊天，名光萬國，你就給我去辦！立刻去辦！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冷氣房裡沒有一個人，我喝了一口酒，鎮定一下，說：「吳……頭家，你要我……幹……甚……麼……？」

「×你老母，你還不知道我要你做甚麼？」他指著我，咬字罵道：「我的手脚沒有告訴你嗎？噴，你手裡拿著的，不就是了！你怎麼在社會上混了幾十年還不懂，是我做你頭家，我一脚就踢你出門外！你立刻給我辦來！多少錢，開張單，送到我的荷菲去！」

我實在忍受不了，站起來，說：「吳先生，我辦不到……。」

他一把執住我胸口，說：「你怕我付不出錢嗎？你怕我的仄（支票）駁出來嗎？×你老母，我就開一張克斯（現銀仄）給你！喂，你要多少？一千？二千？五千？……講。講。」

我拼命掙脫他的控制，呼吸一下，說：「你……你到底要我幹甚麼？」

他呵呵仰天大笑，來回了幾趟，仰天說：「我要名！給我弄那些銜頭來！」

我幾乎不相信我的耳朵，再鼓起勇氣問他：「你要……要……？」

「×你老母。甚麼都在那名片上了。你給我辦到多少錢，你只管說！」他突又執住我衣領，用審問犯人的口氣說：「你幹不幹？你幹不幹？不幹，我叫別人幹！你就沒錢賺！」

我又掙脫他的控制，氣喘的說：「你瘋了！銜頭是可以製造出來的嗎？」我想奪路走了，他却攔住在正中，神色威猛。

「你們報館最有辦法捧紅一個人！」他說：「我就要你們合作，把我的地位捧紅起來！多少廣告費，我出！這樣容易而又賺錢的工作你都不幹嗎？婆陀（蠢貨）！耳夫（笨東公）喂，你幹不幹？」

我知道遇上一個難惹的大人物了，不得不坐下，喝酒，鎮定的說：「吳先生……。」

「我不是吳先生！」他咆哮起來。

「吳頭家！」

「我不是吳頭家！」

「那你……」我以為遇上瘋子了。

「照那名片去讀，婆陀！」

我拾起地上的名片，唸道：「大安企業……」我一面唸，他一面「唔唔」的應道，神色飛揚，十分自我陶醉。

「且施利吳，」我唸到這裡，他大聲呵呵的笑出來，手舞足蹈說：「我就是個且施利，我是且施利吳！哈哈！唸下去！唸下去！還有呢？唸下去呀！」

我唸完了，他神色和藹，說：「梁先生，你真是我的知音。你有甚麼困難說給我聽吧！」他一下子變得很有文雅了。「來，抽煙。我替你刮火。乾杯！乾！」

「吳先生，」我說……

「不，你又唸錯了。」他立刻阻止我。

「且施利吳，我要說……」

「不，還有，我的名字很長，唸下去……」

「且施利吳，拿督，KMN, AMN, JP, PJK, P. P. N. P. P. M. 我要說，這些勳銜，不是私人傳授的，是蘇丹和元首才有權頒封的，你不能這樣做，你可能會被拘捕……」

「混賬！」他霹靂一聲洪喝。「住口！我不是要坐在這裡給你教訓的！你是甚麼人？你身家會比我多？你配在我面前說話！你幹不幹？」

「不幹！」我大聲說：「我不敢冒犯國家法律！多少錢我不幹！讓開我，我要走了！」

「慢一點，」他說：「你不幹，你不給我面子，你使我下不了台。哼，你知道我的拳頭有多大嗎？你敢和我拉攏（對立），瘦鬼？」

我立刻想到報館的利益，我個人的安全，包括妻兒的飯碗，我又坐了下去，等他施行精神上的酷刑。

「聽着，你這廣告部副主任，你的底版給我手脚摸到一清二楚了，你逃避不了我的手掌，不過，凡事對大家有利，何必撕破面孔去見閻羅王呢？我要你，立刻在報上給我造成一個好印象，比如，我這且施利吳，生平樂善好施，對人彬彬有禮，稟性謙和熱心公益事業，維護華人文化，而且，不好色，不走私，對文化有修養，誠一正道君子，慈善長者，社會和國家的棟樑，千古難得的英雄人物也。你們給我一改，我不就容易受封爲且施利、拿督嗎？哈哈！喂，×你毛母，你幹不幹？你要多少錢？」

我點點頭：「我幹。不過，且施利吳、拿督、KMN, AMN, J. P. PJK, P. P. N. P. P. M. 我一個人不能做主，我想回去問總經理。他不是你的老朋友嗎？」

他呵呵大笑，說：「有理，你的總經理跟我在夜總會裡是一對老玩友，我給你五分鐘去打電話。」

我如蒙大赦，立刻衝出玻璃門，跑到大廳旁，抓起電話機，說：「哈囉，總經理，你……有一個大人，名叫且施利吳、拿督，KMN, AMN, JP, PJK, PPN, PPM，你認識他嗎？……」

「活見鬼！喂，老梁，」總經理在電話中罵道：「你說甚麼？你說誰？」

「且施利吳、拿督、KMN,……」
「甚麼？幾個人？你慢一點好嗎？」
「他只是一個人，但有很多銜頭……」
「那麼，你只說他的姓名好了。他姓甚麼？名甚麼？」

「他姓吳，名叫發福。」
「吳發福！吳發福。吳發福？沒有，我從來沒聽過這個人！不過，他這個人對報館有甚麼利益？我說的是利益！明白嗎？」

「總經理。他要我改造他的印象，他肯付錢。他想登廣告。……」

「啊。真的？我真高興！我喜歡得靈魂坐上了太空船！我歡喜得說不出話了。他付了錢沒有？我問你，你收到他的錢嗎？我們不要支票，支票會駁出來的。知道嗎？喂，喂你聽到嗎？你收到多少錢？……」

「我……我……還……沒……有……」

「沒有？混蛋！你做事爲甚麼這麼糊塗？我警告你多少次了！我炒你的魷魚！你這混蛋！碰！」

我聽到總經理要炒我的魷魚，我立刻想到妻和兒女，我整個人大叫一聲，大汗湧出，發覺自己安坐在一圓形的沙發上。

「老梁，你醉了？」是老羅坐在我旁邊，替我揩汗。

「沒……沒……甚麼……」我含糊糊糊的說。

「好。讓我介紹一下，」老羅說，指着坐在沙發上的十多個人物。

「這位是且施利王，JK, PPM。」

「那位是陳先生，PPN。」

「啊，這是拿督李，J.P, AMN。」

「那，他是胡先生，KMN, PPM。」

「啊，忘了，這位是JK, KMN, PPN, PPM。」

新近封受准拿督的羅先生。」

我越聽越複雜，因爲講台上，通過麥克風，仍有一個聲音：「且施利羅，拿督，KMN, AMN, JP, PPN, PPM, PPM, 主席拿督王先生、JP, PJK, AMN, PPM, PPN, 副主席端亞里·賓·亞末、KMN, AMN, 本公司董事陳先生、JK, PPM, PPN, 劉先生、JK, PPN, PPM, 胡先生、准拿督、JP, PPN, PPM, 密斯特克里斯南、PPN, PJK, 劉夫人、PJK, 黃先生、AMN, PJK, PPM, 李先生、PPM, PPN, 梁先生、JK, PPM, 各位來賓、吳先生、JK, PPM, 劉先生 PPN, PPM, ……」

我實在聽不下去了，我又要昏去了。我想起總經理要炒我的魷魚，那位且施利吳，拿督，KMN, AMN, J.P, PJK, PPN, 要我替他改造印象，他一定要我先完成才給錢，總經理要我先收錢才給他改造，天呀，我這小職員要怎樣呢？

迷迷糊糊，聽到老羅說：「對不起，且施利王，JK, PPM, 陳先生 PPM, 拿督李, JP, ……」

「我醉了！」我想很簡單的告訴他，好讓他載我回去，但我說不出，他仍舊那樣說個不完！我的聽覺，視覺越來越沉重了，終於，我甚麼也不知道了。

論賈政

藤依 ■■



據說曹雪芹有意把賈政兩字暗射假正經，固無論其否，証諸紅樓夢其他許多地名人名，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雪芹確有意如此做。下列是根據甲戌本石頭記中脂硯齋評語的統計：

大荒山，荒唐也。

無稽崖，無稽也。

青埂峰，情根峰。

甄士隱，真事隱。

秦氏，情死。

秦鍾，情種。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元迎探惜」四字影射「原應嘆息」四字。

英蓮，應憐。

葫蘆廟，糊塗廟。

賈雨村，假語村言。

以上祇就第一第二兩回中所摘出的；其他尚多。最著名的就是以「賈寶玉」三字影射「假寶玉」。曹雪芹用這種手法，倒不一定在賣弄才華，所以以「賈政」兩字影射「假正經」，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問題在乎賈政這個人是否真的假正經，還是雪芹一種不公平的處理？

石頭記第二回有一段介紹賈政的話：「……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文中對賈政沒甚褒貶之詞，但「自幼酷喜讀書」一句，至少使我們了解賈政不是一個不學無術之徒。至於賈政其他的事情，諸如關於他的品性行為，只有從他的日常生活中去找了。

我覺得論賈政必須記得一點：賈政這個人，乃徹頭徹尾屬於封建制度下的

產物。一個世代受皇帝殊恩的家庭，不必經過科舉，驟然榮任工部主事之職，不久又陞為郎中，你想在賈政頭腦中，除了「感恩圖報」之外，還有甚麼想頭？賈政酷喜讀書，自然讀的是四書五經之類，講究經綸濟世之術，決不會叫他滿臉煞氣，去革皇帝老子的命；所以賈政的思想，恰可以用韓愈的八個字來形容：「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這是一種死心塌地的奴才思想，而賈政恰恰就是如此。我們還可以從賈妃省親，賈政向賈妃奏對的幾句話中得到證明：

「臣草芥寒門，鳩群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華，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伏願聖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

一派酸腐口氣，令人讀之噴飯。但我確信賈政這些話並非敷衍搪塞，在他是出於肺腑，真摯懇切，恐怕還以為說得不够力量哩。

故要解釋賈政之思想為人，必須從這個角度去衡量。賈政之被人譏為假正經者在此，他與寶玉思想上的矛盾與衝突亦在此。

賈政與寶玉兩人不論在任何方面都處於方枘圓鑿，格格不入的地步，這裡且舉幾件較著名的來看：

(一)就讀書方面，寶玉重視的是雜覽，而賈政却要他熟讀四書。讀四書目的在考科舉，寶玉志不在功名，故對四書無興趣，而偏偏喜歡辭賦，於是有一次賈政教訓寶玉說：「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按此處之你指李貴，一個侍候寶玉的男僕）就說我說的，甚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

(二)而因此，父子兩人自然大起衝突；賈政要寶玉考科舉，中舉人，做進士，如此才可光宗耀祖，才可以替他爭氣。但寶玉一提到功名就頭痛，他不想做官，不僅因官場腐敗，使他灰心，因為他對於舊的一切，根本加以否定。即親如薛寶釵、史湘雲，如果她們一提起讀書考功名的話，他立刻會掉頭不顧而去。對於賈政，他自然不敢如此，但心裡一定極不滿意，只是在舊禮教的束縛大，不敢作公開的反抗而已。

(三)甚至為題一個丫頭的名，父子兩人大相逕庭。

……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甚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喜歡，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會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

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不用改。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

認真說來，賈政與寶玉是代表着兩個不同時代，這是新與舊，專制與自由，傳統與進步，封建與民主的一場爭鬥。寶玉可能距我們的理想尚遠，但他確有此見識，假以時日，他不難成爲一個爭自由的鬥士。然而在另一方面，他所受到的壓力也大。父子兩人種種的不協調，遲早總會爆發爲一場大規模的衝突；而這場衝突果然到臨了，那就是第三十三回的「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在這一回中，賈政對寶玉無情的笞撻，甚至決心一舉致寶玉於死命的那種情感，常使後世讀者覺得有點驚詫。難道賈政果然不近人情，一至於此嗎？又有一部份讀者，則以爲賈政爲賈環所欺，利用金釧兒的跳井自殺而大做文章，以洩平日不滿寶玉之氣。這兩種說法，都有其道理，但似都未曾真正抓到癥結。我們且看看賈政在毒打寶玉之前，會說過甚麼話：

……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和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

這段話中，只有最後兩句乃真正道出了賈政的心意。「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似乎自從寶玉一出世就存在賈政頭腦裡。據說寶玉週歲時，賈政會當面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世上所有的東西，擺了無數叫他抓的。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脂粉釵環抓來玩弄」，此與賈政的期望距離太遠了，自然不會喜歡寶玉。而此後的發展，又不幸而完全走了兩個極端，照理寶玉早就沒有命了。然賈政與寶玉固然存着矛盾。由於賈母溺愛寶玉，結果母、子、孫三人之間發展爲一種微妙的關係。賈政痛恨寶玉，却又不得不在賈母面前敷衍，於是寶玉就在祖母與父親的矛盾關係下苟延殘喘。這次賈政毒打寶玉，也可以說是一種報復賈母的姿態。所謂「今日再有人來勸我，」甚麼人呢？除了賈母，還有誰人？可見「強姦金釧兒」是一種托詞，寶玉和琪官的曖昧，也是一種托詞。賈政以衛道者自居，凡一切破壞道統的行爲都一律恨之入骨，不幸寶玉却處處地方都有意或無意地蔑視及破壞道統，我們不敢說賈政沒有一點父子之情，但兒子與道統兩者，在一個滿腦子「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賈政，還是後者戰勝了前者。寶玉雖不會被他真正打死，可是「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幾下」，還要「用繩來勒死」，結果「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僵痕高起來。」

寶玉的生命是由賈母出頭救回來了，然賈母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之間的矛盾並未因此而獲得改善。有一位紅學家根據此點，斷言賈政並非賈母親生，因為賈母會厲聲斥賈政：「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我想賈母與賈政，母子的關係是不必懷疑的，通常祖母溺愛孫子過於自己的兒子，也是平常的事。但賈政分明不滿意他的母親，而爲着道統，他又不得不強裝歡顏，所以雖痛恨寶玉，爲了賈母，祇得屈服。或者這就是所謂「假正經」的由來吧。替賈政想，也確有其痛苦所在。兒子不肯，不肯克紹箕裘，光宗耀祖；賈政自己的哥哥賈赦又是一個混蛋，寧府賈珍更屬荒唐，賈璉賈蓉也不是甚麼有出息的傢伙，唯一的希望只有自己的兒子，而不幸兒子的行徑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要嚴格管教呢，又有賈母擋前，怎麼辦呢？道統維護不了，於是他只好憤然說：「我說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自了」。以賈政之地位，性情，以及平日的養尊處優，會說出這種話嗎？足見其所受刺激之深。舊社會的所謂一家之主，爲維持他的尊嚴，通常都須拉長了面孔，不苟言笑。以賈政爲人，我們只能看到他一副古板的面孔，除了在賈母面前，爲「承歡」起見，不得不強作笑顏外，在其他場合，八十回書中，究竟笑過幾次？這樣的人物，自然極少人肯接近他，而他也只爲和幾個清客們混混。他與王夫人祇是維持着一種名義上的夫妻關係，講到夫妻之間的真正感情，早就被他一副道統尊容沖淡了，但賈政這樣做到底得到甚麼呢？我們看賈珍、賈璉這一千人，容或其荒唐之處會使人髮指，然平日有說有笑，還不失爲有感情的人，至於賈政，那種冷冰冰的神情，使人望之生畏，家庭中有此人物，當然說不到有樂趣。怪不得有一次賈母與家人宴會，半途便趕賈政離席，說有他在內，大家都玩得不痛快。賈母可能不是故意憎厭賈政，但座中有了一個冷冰冰的面孔，又怎麼能够滿室生春呢？

通盤算起來，賈政既是一個十足封建社會的產物，我們不必對他寄予甚麼厚望。這種人是頑固到底，倔強到底，不是夫婦、兒女之情可以感動的。他自己被一面封建枷鎖套着，而也希望別人也被他一起套進去。他決不會同情寶玉的作風，否則他豈非成爲封建社會的叛徒了嗎？甚麼假正經，都從這一點上發展出來。本來賈政就生在一個充滿矛盾的家庭裡，他自己的能力有限，既不能治家，又不能教子，結果，只好任其自然。因爲真想叫他行起一家之主的權威，他又沒有胆量。榮國府弄得烏煙瘴氣，賈政不能不担負一部份責任。

然比起王夫人來，賈政又似稍勝一籌。其實「假正經」三字移贈王夫人，倒是十分恰當的。賈政至少不會一面念經吃素，一面做劊子手。賈政毒打寶玉，固然表現了道統的殘暴手段，但究竟還是對付自己的兒子，何況寶玉也還有多少應得的罪名；王夫人怎樣呢？她逼死金釧兒，晴雯，驅逐芳官等人，可說毫無理由，她的道德思想，比起賈政又豈遜色？

不過在榮國府集團內，賈政仍舊是一個重要人物。他的進退，大概亦將隨榮國府的盛衰而決定。倒不知道曹雪芹的後四十回寫賈府崩潰後賈政如何善其後？若高鶚，竟把賈府死灰復燃，那麼賈政自然又可以大做其道德的護衛者了。可是我確信這決非曹雪芹的本意。

七月·雨的懷念

■ 賴瑞和 ■

也許，我會失落過甚麼？也許，童年太絢麗了！

秋雨斜斜一絮流，對西窗外，遠方的霧靄；心中似有了歡樂的喜悅，但明天似更茫茫了！更失落了！

沒有人告訴我太陽是從西方抑東方升起。青色

山海雲茫茫；雨霧中，那顆飄逸的心似就有了依附。雨給我太多太多陰陰的感情，給我一種一般少年所不應有的懷念。像遠方愛人低低的祈禱。——在雨中，默默茫茫走向未知很寂很淒的寒街。路上更淒涼的脚印。朦朧我茫茫旅程中的心霧。讓雨的呢喃與我共婆娑。

是那年的流星雨麼？是秋雨麼？那年，或那天，我已帶着酸溜溜的故事，在雨中蹣跚滿是寂寞的影子。依舊，依舊是愁煞憂鬱夢的七月，我再度留

下滿室的晦黯，盼在雨中，懷念一些一些已成熟的故事。

或者，星光總寂寞了貝亮，或者，沙灘的幼苗已結實了；或者，我應該寫詩，一首寫不完的長詩，痛苦一夜的詩意與心境。

幽眸怨向虹霓溢？

西窗落寞惹索夜？

那心弦已斷，擊啞的琴韻，在七月的旋律上徘徊。呀！生命！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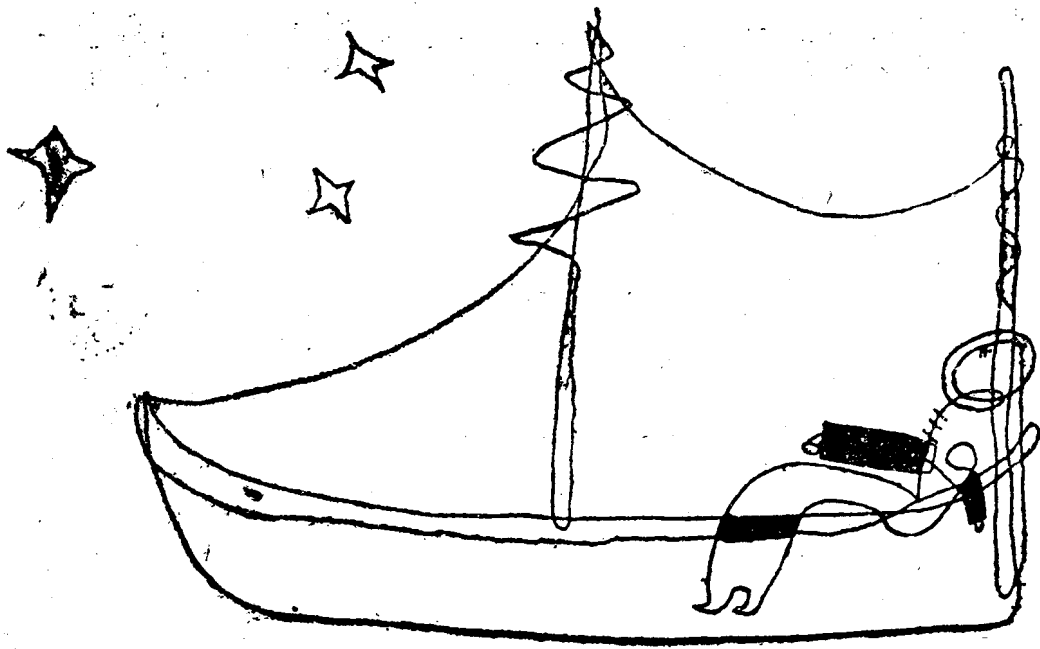
今宵夜夢，飛鷺幾許喟然？

那弦，那心曲

遺落斗室的

屹立

若雨不訪寒月泣，今宵月圓？今宵月殘？明天……



周樹□□

船

馬六甲河上停泊了許多運載米包的大船，它們的左後方疏落的浮動着一排漁船，間中夾雜了幾隻舢板，共有二十多隻。這些船船身低窄，和米包船隻的面積相形見細，有些漁船的蓬蓋甚至有了破損，船身也很古舊。

尾排的一隻褪了色的青藍色漁船上佇立了一個修長的青年，他長得雖不英俊，但面孔很清秀；他的膚色微黑，頭髮有些散亂，雙眉下深沉的眼，彷彿蘊孕了不盡的憂悵。

他背靠船桿，左手上有隻彫刻玲瓏的小木船，另一手握柄彫刻刀，他不時將木船湊近眼邊細看，偶爾也用刻刀在小船身細削，削了一陣，他停下手，幾片木屑飄浮在半空，他的心也跟着浮沉……

于念是他的名字，家離河不遠，一家以打漁為生。從孩提時起，他就追隨父親和哥哥出海捕魚，而他就在家裡養病，從那時起一家的生計就放在他和哥哥的肩上。日子雖然清苦些，但他們勤勞儉樸，而于念才有機會繼續中學教育。

于念就這樣半工半讀；早上上學，下午和晚上則協助哥哥補網修船，在晴朗的日子還得跟哥哥一塊出

海。他們那隻船至少有十多年的歷史，船身有些地方已一補再補，「馬達」也顯得不靈活，兩三面舊網輪流使用着，幾年來都沒有再添置。爲了生活，他們必須以這條船去和大自然搏鬥。

在惡劣的環境中，子念並沒有忘記好好分配利用時間，去努力奮鬥。因爲時常閱讀名人的奮鬥史，他愛上了文學，並立志於高中畢業後去大學唸文學。可是他深知自己的環境將粉碎他的理想，況且哥哥船上又的確需要他這樣的一個得力幫手，他自己不能有自私的心理，向家裡提出這件事，祇將它私下向青梅竹馬的素子表妹傾吐，並求她不要告知任何人。

哥哥會告訴他除非有隻新「摩哆」船，並添置幾面新網，不然環境永遠不會扭轉。有了新漁船，他可能多僱一個助手，增加工作效率和生產。

新船？新網？他開始感到迷惑、惘然……憂鬱的絲開始在他心中和臉上打結。

去年底于念修完高中課程，現在已是新一年的三月了，他仍然催促在船上幫助哥哥。最近父親病了，迫切需要一筆醫藥費，他曾建議把船駛到多魚的深海，但哥哥理智的反對，因爲近來印尼海盜猖獗，不久前就有兩隻漁船在深海被掠劫一空。哥哥認爲即使一個月多出幾次船到近海，也不願意到深海去冒這個大險。他們隱瞞家人，仍頻出船到近海。想從網中多撈起一些希望，但往往是黯然歸帆。

在船上，一閒下他總會以木塊刻隻船的模型，籍以慰藉滿足自己的幻夢。那柄唸書時用的雕刀，他一

直攜帶在身旁；從前在學校裡，他的雕刻備受師長和同學的讚賞，如今他把雕刻的天才充份表現於小船上，船艙裡一些他手刻的木船都小巧精緻，隻隻俱見匠心。每次完成一隻木船時，他就幻想倘若有一天他手刻的船會變成大船多好，但夢想和現實是兩回事，雕刻的木船不會變成眞船，一如紙上的畫餅不能充飢。他憂悵的臉更深沉了……

「念！」一個低沉的呼喚把他從思維拉回現實。他茫然抬頭，接觸到一張清水般秀美的臉龐。她佇立甲板中央，風拂動她的髮絲和裙裾，恍似凡外仙女，她就是素子。她去年踏出高中門檻後，在一間中學謀了個書記的職位，她的家境和他一樣，一家原先僅靠父親拿膠刀爲生，她做了事總算稍減輕家庭的困境。她和于念從小在一塊長大，感情很好，每次下了班，她就跑到船上看他。

「又刻船了！」她聲音幽幽。

「永遠是隻假船。」他頭垂下。

「念，不要氣餒，不要消沉，祇要有意志和勇氣，你會成功的。」她柔聲說。

「我意思志向向上，却無向上之途；有些人在生活中浮沉，他們雖沉過，但都能成功的浮起，可是我似乎一直在沉，不會有浮的希望，」他很感傷，「爭取了幾年，還不是一樣？亦以爲會有希望嗎？」他指了指木船，眼睛散發一陣黯澹。

「記得一個作家說：『希望有無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祇要有意志和耐心，路是可以走出來的。』

「路？海上的路是漫漫無盡的呵！大學的夢猶似河面上的一個小氣泡，一現即逝。我稚幼的夢也該醒了……」他一削手中的木船，髹髹削去了一個幻夢。

海風微拂，船身一陣輕擺。

「念，振作起來，別忘了有個女孩對你期望着。」

她直視他的臉，似乎想從那兒搜索些甚麼。

他黯然避開她明澈的視線。

「船呵，呵，我們何時才能有一隻真船呵！」他夢囈般把木船貼在胸前，眼光流露出迫切期待的光采。

「念，你看，這隻船在海中航行了十多年，它却没有被浪濤吞噬，雖然它古舊了，但它有向大自然妥協嗎？沒有，它多麼堅強，多偉大……」她坐在船沿，用手撫摸船身。

「這隻船，如果因為它古舊而不去推動它，你們就沒有生活。」她稍頓，「像這隻船，它能給人帶來生活的理想，隨時隨處都得準備接受洶湧巨浪的挑戰和打擊……」她的黑眸迸出智慧的光芒。

「我很瞭解，也衷心感激你的啓示，這些日子你給了我太多鼓舞和關注，沉悵時我就會想起你的指引，可是，想到不知何時才能有隻新船來扭轉殘酷的現實時，我不能不悵悵……」他有點激動。

「快別這樣說，念。從前在學校要不是你在學業上給了我許多指點，我不知能否有今日的境遇呢！」

她眼眶有點紅，「我恨我不能幫你甚麼忙，祇給你一點鼓舞，就這一點點吧了……」她近乎嗚咽，儘在傾訴。

空氣凝結，有些悲哀。

他凝視她那清秀略帶瘦削的臉龐。他忽然感覺這個女孩實在太好了，她不但外表秀美，而且內心也秀美。

「又想甚麼了？」

他搖頭，眼望混濁的河水，不敢正視她。

向陽徐徐在水平線下沉，羣燕掠空，夕照暉映河面。

于念移步將木船塞進她手裡。

「妳留着紀念，我用三個晚上刻出來的，但願它能載妳駛向理想的康莊大道。」

「倘使我生命旅程上有康莊大道，這完全是你的引導和賜予。」她緊抱着木船，脉脉低語。

「明日你還刻嗎？」她忽然問。

「我不會放棄刻的，直到一天有隻小木船變成真的大船時，我才會放棄我的刻刀。」他一撫刻刀，聲音堅毅，臉上現出剛強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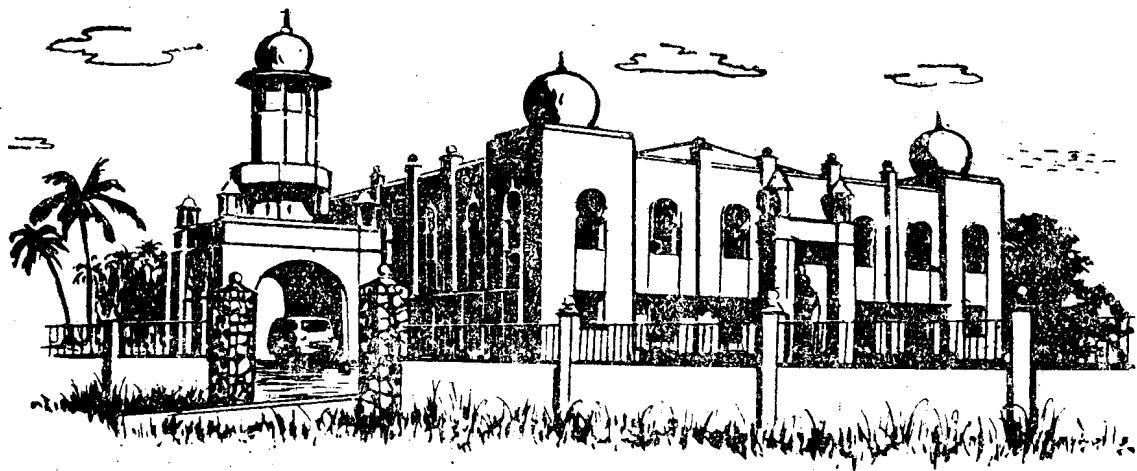
他們噤然相對，他眼裡流出一道憂悵，她也分擔了。不覺她手中的書跌落在甲板上，書名正是「船」，封面是黛青、藍、紅相間的大船，色彩很濃很美很誘惑……

(完)

章回小說家張恨水

溫梓川

在二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上，有所謂「鴛鴦蝴蝶派」的名稱，這一派的作品在當年的確風靡全國。可是這一派作家，却没有甚麼組織，他們的作品最早期是在一份叫「禮拜六」的刊物上發表，後來「禮拜六」停了，繼之而起的有「紅玫瑰」，「半月」，「小說世界」和「紫羅蘭」等。他們所寫的都不過是才子佳人之類的愛情故事。內容總是「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虫」那一套，因此也就給人稱為「鴛鴦蝴蝶派」，也有人稱他們為「禮拜六」派。這一群作家的陣容也不小，據我所知的，當年最著名的，便是寫「玉梨魂」和「雪鴻淚史」的徐枕亞和寫「廣陵潮」的李涵秋。此外如周瘦鵑，包天笑，惲鐵樵，嚴獨鶴，顧明道，趙若狂，程瞻廬，王鈍根，畢倚虹，袁寒雲，張枕綠，葉勁風，胡懷琛，劉半儂，陳蝶仙，張秋虫，平襟亞，范煙橋，徐卓呆，鄭逸梅，程小青和平江不肖生等。這一群人中，有寫武俠小說的，如顧明道和「平江不肖生」的向愷然，也有寫偵探小說的程小青。這一派作家中也有人轉到新文藝的圈中去的，其中最為人所知的，便是胡懷琛和改了名字「劉半農」的劉半儂。至于在「鴛鴦蝴蝶派」的刊物上發表過作品的葉紹鈞，施蛰存，陳醉雲，姚蘇鳳輩，恐怕知者不多。不過專刊登「鴛鴦蝴蝶派」的作品的刊物，到了三十年代，已經一蹶不振，先後停刊了。



。他們的作品便轉到報紙的副刊去連載，成了風行一時的章回體裁的小說。這類作品，在文學的立場上評判起來，雖然估價並不會太高，但儘管新文藝作品的勃興，而章回小說存在的魔力，仍是不容我們否認的，它是民間最普遍的讀物，因為它通俗，民衆容易接受；事實上這種形式也容易接近大衆，在一般知識程度較低的讀者，尤其是那廣大的小市民層的讀者，自然是趨之若鶩了。

章回小說在文學上之所以不被重視，主要的問題，並不是形式，而是它的內容問題；如果用這種體裁配合正確的內容，它依舊是有存在的價值的。這不能不使我想起一位章回小說家張恨水其人。以他的作品來說，論內容，論意識，的確有重新估價的必要，決不能以他的形式不同而否定他的社會意識，張恨水畢竟是進步的。他目前如果還健在的話，今年應該是七十三四歲的老翁了。我在三十多年前，在南京見過他幾次，臉孔圓圓的，適中的身材，穿着一件藍布長衫，還罩上一件馬褂，對人一團和氣，滿面春風，談風頗健，聲音也很宏亮，正合着一句古文「語驚四座」，他喜歡抽紙煙，不喝酒，他喜歡約幾個朋友品茗聊天，有時高興起來，也喜歡放大喉嚨唱幾句平劇。那時他母親尚健在，年已七十多歲了，據說他事之甚孝，母親沒有吃過的東西，他是不吃的。

他原是安徽歙縣人，據說因為他的父親在江西做武官時才遷居贛省。幼年時期，父親見背，家境很窮，民國初年曾在殖邊學校讀書，終因貧輟學，一度還加入當時稱爲文明戲的新劇班，奔走上海漢口等地，空閒時便寫些短文，投寄各報，所得稿費，權充家用，這種生活，差不多維持了五六年長；至于他的文學修養，却完全得力于自修功夫下得深，就是英文一門，也會下過相當的苦功。據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在北平任職報社時，夜工完畢後，他便朗誦英文，後被主持人聽到，以別人都須睡，不能有此舉動，他方中止。他對美術，也非常愛好，嘗和他的弟弟牧野，在北平辦過「華北美術專科學校」，他自己也繪得一手山水花卉，但非知友難得一見。

據說他到北平以前，曾當過蕪湖「皖江日報」的編輯，他在北平先後任過「益世報」和「世界晚報」編輯，也當過北平「世界」和「聯合通訊社」的記者。他初到北平時，賣文爲活，那時「世界日報社」成舍我見他，所寫的小品文，短小精悍，認爲不可得的人材，對他特別賞識，每有投稿，必先予以發表。後來更鼓勵他以當時官場秘聞爲材料，撰成「春明外史」，逐日刊于「世界日報」，此爲張恨水撰述章回小說的開始；這部小說發表後，獲得張學良少帥的贊賞，北方青年男女更是熱烈愛讀。可是他在南方却藉藉無聞，後來錢芥塵介紹他的「啼笑因緣」予嚴獨鶴，在上海新聞報的「快活林」連載，不料却一舉成名，從此他的小說就風靡了全國。

一九三五年他到了上海，除爲各報擔任寫長篇外，同時還爲「立報」編副刊「花果山」。翌年到南京，自辦「南京人報」，風行一時。抗戰後赴渝，住在離重慶十幾里的南溫泉溪上的峽谷中，茅屋三間，過着舉耕的

生活，雖然清苦，却頗自得其樂；且以「三椽草屋」題名其住所，頗顯得不平凡。更有使人驚奇的事，便是他時常往來于「城」和「郊」之間，有時獨個子從城裡背負了平價米回去，悠然地跨着這十多里的路程，誰也不會想到他便是章回小說的紅人。抗戰八年，他一直就呆在重慶，只有一年到過成都，在華西工商學校教過書，此外便是擔任了新民報的主筆。他常用「舊燕」「打油詩人」的筆名，寫了很多詩詞和小品；而且還出版了「山窗」和「旅行」兩冊小品文，文筆清秀流利，使人愛好。

抗戰勝利後，他重回北平，就一直不會離開過，對於國內各大報的撰述，仍是不輟。他寫作很勤，已出版的長篇小說有五十餘種之多。聽說他寫作，不擇時，不擇地，偶有小病，也能在病榻上趕稿，許多朋友在座中聊天，他也能寫作不輟，這種精神，簡直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

他成名後，作品都為書局爭相付梓，版稅收入頗豐，因此生活也極為優裕。可是這時他已漸為左派文人所包圍，筆鋒漸變，他主持北平新民報分社社務，所發表的言論，也漸趨偏激。北平變色後，新民報雖然不致被迫停版，但他所發表的言論，已不敢放肆。後來在報上看到他被范長江胡喬木清算的新聞，才知道他被指為「黃色小說家」，認為他所寫的「啼笑因緣」是「誹淫」，「誹盜」，含有毒素的東西。他在抗戰勝利後所發表的「新水滸傳」，也被指為有濃厚的反動意味，下令禁止出版，並責令各書店將張恨水所有的小說繳交政府當局焚燬，以杜流傳。他遭遇到這慘重的打擊，馬上去找沈鈞儒，想請他向他的女婿范長江緩頰，不料給范知道，馬上找着他，臭罵一頓；至於他所主持的新民報，經審查的結果，認為新民報過去言論反動，張恨水是個「偽裝進步」的投機記者，須送去改造，並派員往新民報社澈底整理改組。他也只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後來據說還為維持一家的生計，在王府井大街上擺了一個書攤，經營舊書買賣，但生意不前，一日三餐都無以為計。後來改設了一個代寫書信處，可以有些生意。他在王府井大街上掛了一塊「張恨水代寫書信處」的牌子，旁邊更書明「收費低廉」四個字。一般目不識丁的軍人，都找他代寫信，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小說家，可是他這代寫書信牌子掛了不久，又遭遇北平當局取締攤販，自然他的攤子也在取締之列。上面所說的都是見之于當年的報紙，可能是耳食之談，這和人家說張恨水的取名，是為追求冰心女士不遂，而取名恨水一樣足以存疑的。

現在我倒覺得有談談張恨水的作品的必要，他以南京為背景的小說，是挺拿手，熱悉的，而且接近現實；如「丹鳳街」；寫南京淪陷的作品是「大江東去」，以後他還寫了不少以抗戰為題材的小說，「巷戰之夜」，「牛馬走」，「偶像」等，同時還寫了表現教育界的「第二條路」；還有一部「八十一夢」却更特出，他用銳利的筆鋒，諷刺現實的姿態出現，這部書銷路很大。此外他還寫過一部十多萬字的小說，以常德血戰為背景，

祈夢室外

陌上桑

默默 遙祭已火葬的情箋
切齒嚼斷千縷萬縷愁絲
昨夜 失落在沒有夢的尋夢園
隻身步上二樓 三樓月更圓
欄珊映着蒼白的瘦影 左手
雕塑了一隻變形的忘憂杯
雨歇空山 風又來自西南岸
遊子淚中仍有億千個朝陽
又是紅豆遍野的季節 或許
我把妳的名字刻在相思樹上
從花季刻到落葉季 從上元
刻到七夕 直到老死
在我心的一角 妳的笑靨常在
那如朝露輕吻草尖的舞姿
誰知 暖暖的熱帶臂彎一鬆
妳已疊幻為避風港外的落霧

以余程萬將軍爲主公，並且裡面的人物都是實有其人，確有其事的「虎背萬歲」，頗有點雄偉的氣魄。在抗戰八年中，他是有了驚人的顯著進步；現實使他進步，環境使他認識現實，這樣配合了熟練和技巧，他的作品雖是章回體裁，到底總算有了可貴的表現；他的轉變，於理，也是極有可能的事。

抗戰勝利後，他萬里迢迢，由貴陽，衡陽，武漢，沿長江輾轉而到達南京，當時會有人去訪問他，談起章回小說的將來，他說：「我不能推測它將來會發展，也許我張恨水死去的一天，就是章回小說消滅的一天，這是道地的中國文化，許多大文豪最紅的作品，多少有點受它的影响，也有人想嘗試用章回體裁寫小說，或是研究它。」

他的話說得相當坦率，如果要找這一派作品的代表，那末早期的代表應該是徐枕亞和李涵秋，中期的代表是畢倚虹和平江不肖生，張恨水雖然和這一派的刊物毫無關係，也足以作爲他們後期的代表而無愧色。

天亮前後

■上官牛■



我的老婆出走了。

凌晨一時多我從夜總會喝酒回家，看見她熟睡得像吃飽的肥豬獾一樣，鼾聲微响。此刻，五時二十七分，人却不在床上。

起初，大概是最小的兒子醒來要吃奶，沒有人睬他，他大怒，大哭，吵醒老大和老二，我就在他們哭喊叫嚷着一團的時候從好夢方酣中驚醒來。——睜開眼，正要破口大罵，內床却空着。

——上廁所痾屎？我想，喊了幾聲沒有回應。

我一個鯉魚打挺從床上爬起身，發現桌上有一張紙條，燈光下照着幾個顛顛抖抖的字：我走了，不要找我，找我也沒有用。

——走了，不要找她，找她也沒有用，這是甚麼意思？

我喃喃地說着。這件事一時把我弄糊塗了，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我打開衣櫥，裡面有點凌亂。

這是真的了，絕不是開玩笑。

哼！好大胆的衰婆，準是吃了老虎胆，竟悄悄地丟下孩子走了。

爲甚麼要出走？哪兒去？尤其是在這天將破曉有

一段時間是最黑暗的時分，她最怕黑，睡覺也要扭亮電燈。何必揀在這個時候？天亮才走也不遲嘛！

我看她還走不遠，要追還來得及。唉，要不是幾個小鬼「哭父哭母」「阻手阻腳」，我一定趕出去把她捉回來，看妳跑快還是我快，不把妳痛打一頓，我跟妳「姓」。

算了，她跑不了的。這當子，我實在走不開。三個無知的寶貝像比賽大哭似地，越哭越大聲了，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心煩極了。現在，還算我「鎮定」，臨危不亂，我還記得當務之急是想法子「搞掂」他們不要哭，走的似已遠走高飛，我得面對現實……

孩子這麼小，哭起來真拿我沒辦法，結果使出渾身解數，忍氣吞聲，連哄帶勸，喊打喊殺，硬軟兼施，還是失敗，最後無意中講一句「媽媽去生小弟弟」，他們才分批停止哭啼，而且乖乖地睡着了。真是謝天謝地。

現在，這裡又歸于謐靜。

老婆無端端出走，給我帶來無謂麻煩，孩子弄得我手忙腳亂，此刻，又氣又急，但氣急敗壞又有何用？總得平心靜氣地研討一下：她為甚麼要走？

私奔？她平日足不出戶，而且又老醜，除非是奇蹟，這事不可能發生，可以放心。尋短見？不可能。最近半年，我一改以往粗魯作風，盡可能不得罪她。雖說有時家裡伙食費給得寒酸，她可能敢怒不敢言，但還不致于嚴重到尋短見，一個人一生只有一條命，

生命是寶貴的，要死，也得有充份的理由。

也許是暫時出走嚇人，讓我焦急，讓我踏破鐵鞋無處覓，然後登報尋人，然後報案，然後自動歸家，那時，身價高了，講條件，討價還價，約法三章，不許喝酒賭博，不許拈花惹草，不許胡鬧，老老實實做一個聽話的好丈夫……

唔，一定是了，小心眼兒的女人，為甚麼不早說？這個我承認，我生平好于賭喝嫖玩，常常忘記了家，置家庭于不顧，差不多每次出櫃都輸個精光，喝得酩酊大醉甚至不回家，這點，她常嘖有煩言。曾經有一次她採取「疲勞轟炸」攻勢，使我老羞成怒，忍無可忍，把她痛揍一頓後，她似乎說過：「命苦，終有一天……」甚麼的，我那夜喝得很多，記不清了。還有，我和女人鬼混，她也知道，她「吃醋」。

我猜，這就是她出走的動機了。

然則，人跑到哪兒去？她從來沒有出過遠門，一百哩以外是個甚麼世界她茫無所知，也許不會跑得遠，最遠是娘家，離這櫃五十五英里，搭「的士」一個把鐘頭就到了，總得抽空去走一趟。哼，要不是看在幾個可憐孩子的份上，你死你嘅事。

也許不會躲在娘家，她還不致于那麼傻，同娘家等于自投羅網，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頂多在老母面前「哭訴」一番，岳母大人還是要放人的，她老敢不做人，我就對她不客氣，我知道這老太婆聽不起我這個女婿。還不是女兒的影響，嫌我窮，沒出息

。那個預卜十幾個死囚「有驚無險」的算命先生說我三十歲「行正大運」，光陰似箭，明年就是了，等着瞧吧，看我揚張舖厲，張筵設宴，大事慶祝三十壽。結婚「擺酒」是老頭子出錢，我不便掠美。

也許她捨遠就近，「匿跡」在她胞姐家，她住在鬧市，開麻將拾的，我光顧過，那就不必費吹灰之力了，姐姐不可能同她一鼻孔出氣。她還有一個表妹住在郊外，說不定人藏在那裡。這算是最親的了。此外，她娘家人丁不旺，沒有甚麼親戚。

現在，該算我家親人了，我家住在這裡七代，祖先正趕上協助開埠，「四代同堂」對我家族來說是平常事，因為血統優良，大家都長命，遠房近親，多得不少，據說清朝出世，老而不死一輩還大有人在，我結婚那年，開筵百多席，還有人向隅，真不好意思，翻開族譜，幾乎都是五倫有關的，這個不必管他，如果家家戶戶去找，「多隆」囉，我寧願不要老婆，老婆還不容易，按摩院的阿香對我有意思，常常纏着我。哎呀，我想到那裡了？——這麼多親戚，她常到的是舅父母家，叔輩的則是叔母家，可憐的叔母，叔父棄世多年了，她同她老人家還談得來，還有一個五叔公和五叔婆，常常稱讚她好孫媳，她也常去「傾偈」，三家都相距不遠，大概抽兩根香煙的時間的路程，說不定她躲在其中一家——無論如何，這三家都有嫌疑。

事到如今，總得硬着頭皮去走一遭，聽訓斥並不好受，這班所謂長輩，他們頂愛罵人，有機會，我想

六親不認。

他娘的！衰婆無端端出走，害得我六神不安，否則，此刻還擁被高臥，多舒服。許多酒肉知交，常常借着三分酒意，大拍我的馬屁，說我好命好福氣，娶到一個賢妻良母，讓我悠哉遊哉地吃喝玩樂，從不會干涉我的私生活，他們何會知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而現在，現在怎樣了？家也不要了，這種婆娘算是喪母賢妻？丟那星！下次有人說我好命，我一定打他。

天亮了。

最要緊的是帶幾個孩子到姐姐家「隆幫」幾天。好在不太遠，十分鐘就到了。姐姐好命，嫁給一個有錢的丈夫，有錢又有閒，自己沒有兒女，却特別疼愛孩子，「早晨大吉」就來了幾個不速之客，不覺一怔，但看清楚來人竟是幾個養得肥胖胖衣足食的外甥兒，高興地把我手裡抱着那個「阿細」搶了去，然後又拖兩個進去喝早茶。

順便也探聽一下我老婆有沒有來？沒有。

從姐姐家裡出來，街上涼風習習，我有「無子一身愁」之感，信步走到對面小攤吃肉骨茶去。是的，食嘢頂重要，許多人絕吃是爲了革命，老婆出走，芝麻小事，餓肚沒意義。

「今朝咁早晨？」屁股剛坐下，肉骨佬就走過來，他的廣府話有點蹩扭。

「出來搵老婆。」
我爲甚麼要告訴他？但話已脫口而出，沒法收回

了。其實，我多麼希望他說：我睇見佢，岩岩行過。

「女人硬係呢一套，一哭二上吊，三……」

他噲噲嚇嚇地一大堆，我沒有睬他。

他還是不知趣地告訴我許多女人出走的故事，他似乎有過這樣的遭遇，那真不寂寞了，說不定是他的老婆教壞我的老婆。

然後，我步行列公司去。要找老婆總得向公司請假，放下工作。

同事都陸續來了，許多人向我探聽，慰問。並不是他們消息靈通，準是肉骨佬告訴他們的，這「臭頭」真多嘴，這種事多尷尬。

經理來了，他也是「酒卡」之一，他也知道了，他特別府我關心和同情。也許看到我那副「如喪考妣」的尊容，他說：

「想開點，總會找到的。」

「我也這麼想，可是……」

「不要急，急也沒有用，我們下午去喝一杯。」

「我不再喝酒。」

「怕喝醉？」

要我怎樣說呢？尋妻工作還沒有開始，而且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困難重重。

我不安地向他笑笑，然後直向街上走去。對街的唱片店正播放着「一家花那有野花香」的老調，這時候的我那有興趣去欣賞？……

完

花木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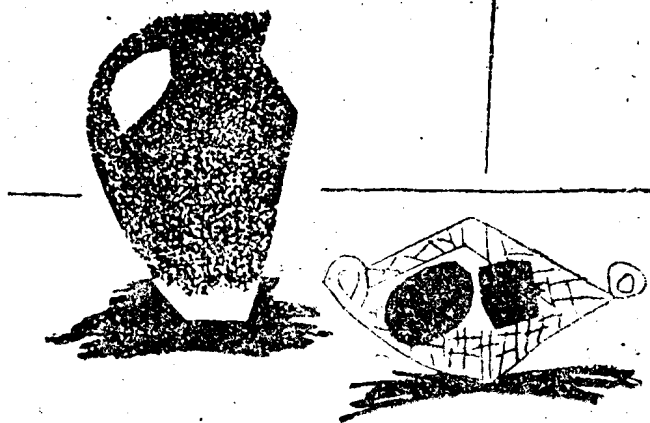
□鍾瑜□

陽光流過
流過光年
掬一把光年
洒在向日葵的背面
智慧的光
向日葵發光
向日葵執拗地背日
冥頑地把性格倒顛
冥頑地
和杜鵑花的紫
吸吮荷塘的月色
水晶說瞎了眼睛
白芙蓉把白褪了
向日葵把醋意鯨吞
杜鵑飛來呵
杜鵑花盛藏青春
青春的笑 笑得重甸甸
向日葵把光熄了
把光還給光年

牙齒痛

黃潤岳

龍引十四年



「七十二項病，只有牙痛沒人問。」在我小時候，因為常常牙痛，便聽熟了這句話。爲甚麼沒有人問？牙痛無法可止！我記得最清楚：當我牙痛時，便吃綠豆羹片糖。再不好，搽萬金油；仍舊痛的話，只有讓你在牀上打滾了。

廿年前，我在南京中央醫院澈底診治牙齒，前後花了兩個星期。壞的補好，爛的拔掉；空了的，做金橋代替牙齒。因此，我有一口完備的牙齒。

出生在南洋的人很少有好牙齒。我對於兒女們的牙齒，便格外小心，加意保護。常常是全家大小一齊去檢查牙齒。牙醫的賬單，都得用支票付給，因為沒有一次我帶够了現款。

自己的兒女，牙齒有了照顧。順理成章的想到學生的牙齒，也需要照顧。聽說政府牙醫經常到英校和聖校去爲學生診斷治療，我便與振中先生商量：能不能請政府牙醫也來龍引學校？

當時的政府牙醫是陳明浩醫生，他滿口答應。不過，華校並不列在他的範圍之內，英校巫校的日期，全年都已排滿。於是，他犧牲假期，趁每年回教齋戒月來龍引學校。

牙醫部的職員，多半是巫人。他們也願意在齋戒月來爲華校學生服務，的確不易。因為他們白天不能吃東西，精神方面不免受到影響。有時我看他們似乎在勉爲其難，心中相當感動。

明浩兄爲人和藹可親，和我一見如故。每次他來學校爲同學看牙齒，我便陪他談天。後來幾乎是非我陪他不可。

好在學校有一間救護室，椅子及其他儀器由他帶來。那是一種軍用的設備，裝和拆都很簡便。

第一年來過，第二年不用提，他早把日程排好了。他自己開車來學校，助手們去安排時，他便和我聊天。他不會講華語，我不會講閩南話，便得用英語交談。他對照相發生興趣，有一架「萊卡」相機和一套暗房設備。那時我也想买一架相機，接受了他的勸告，後來也買了一架「萊卡」。「萊卡」是世界公認最好的相機，也是最貴的，那架相機花掉我一個月的薪水。

龍引的學生有的看牙醫，都得由我或老師們去勸說。後來大家習慣了，便可以自動排隊來。因為陳醫生的技術高明，連校外人士也要來求治。通常都是看完學生之後，加看一兩個外人。

我記得李光儀兄牙齒痛，給某齒科室的人拔，留了一段牙根在牙牀內，怎樣都拔不出來，流血不止，情形相當嚴重。我知道了，立刻介紹他去找陳醫生。他很輕鬆的替光儀把牙根拔出來了。光儀提起明浩醫生，又感激，又佩服。後來，陳醫生調去檳城，我設盛筵爲他餞行。他留檳城不久，奉派赴英。由英歸來，便一直擔任柔佛州牙醫部主任，主管全州牙醫行政，忙於公文往返。到我自己牙齒痛時，他倒無暇爲我治療了。

因為陳明浩醫生創了先例，接任的梁醫生每年也來龍引。梁醫生如今在馬六甲的野新縣，我們偶爾會面，說來也是有緣。

我的五個兒女的牙齒，真不知看過多少牙醫。峇株，笨珍，甚至蔴坡。到了都不能盡如人意時，就去星洲。在星洲又不知換了多少牙醫。更不知花費了多少金錢！在我們的細心而又慷慨的照顧下，兒女們的牙齒，算是個個都好。我每年都帶他們去檢查一次。

牙齒關係到一個人的終生，可是很少人去注意保護，到了牙齒痛時才去看牙醫。而一般牙醫，爲了避免麻煩，總是打一針之後，一拔了之。冤枉犧牲掉多少好的牙齒！

政府的牙醫，都是正式牙科畢業的；一般的齒科醫生，通常都是靠經驗。私人牙醫，如果是正式大學畢業的，拔一個牙齒，少也收一二十元。不是正式的牙齒，遇着疑難的病症，又束手無策。對於一般華校學生，牙齒病便成了一個問題。

我是峇株扶輪社的老社員。扶輪社每年要完成一些計劃，有一年就想到學生牙科治療室。我立刻提出華校學生。理由非常簡單：英校巫校學生的齒科病，已有照顧。於是，扶輪社便決定在峇株建立一間專爲華校學生診治牙齒的治療室。由峇株扶輪社負責建築，送給政府，由政府牙醫部負責維持管理。那時柔佛州的牙醫部主任是陳明浩醫生，他一口答應，由他向政府申請，毫無問題。

關於建築地點，我便與振中先生商量。當然峇株華校，自然是以華中正修愛群等五校爲主。由他向五校董

事長蘇木育先生商量，就在正修學校後面撥出一塊地來。峇株扶輪社發動捐款，反應很好。不久，這一座專為華校學生服務的牙科治療室便完成了。開幕的那天，非常熱鬧。請了某位部長來剪綵。可是我沒有去參加盛典。我能為華校學生所爭取到的，僅只是這一間牙科治療室而已，我的心中可說是百感交集。我考慮了一會，我還是做一個後台工作者好些。扶輪社的朋友，大都引以為異：為甚麼我不參加開幕禮？我簡單的解釋：那天學校有事，不得空！

第二年，我的牙齒痛了。照老辦法：綠豆羹片糖。痛到我幾晚不能睡！陳明浩醫生在新山，他也沒有閒空；梁醫生也走了。我只得求治於普通的齒科醫室，一共補了七顆牙齒，花了百元以上。

不久，牙齒又痛了。補了的，仍舊痛！我便去星洲檢查。補的牙齒，全部拔掉；做了七顆假牙。謝謝天，這七顆假牙一直用到今天。

在我患牙痛的前後，振中先生也常常牙齒痛，我勸他去新山找明浩兄。他說他看見那枝長針便頭暈，他習慣了看某位牙醫。

我自己的牙齒：痛，補，拔和做假牙，除了多花一些錢之外，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我也就沒有強勸振中先生要如何如何了。

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常常會牙齒痛；時好時發。我不時想起「七十二項病」，所以對於振中先生的牙痛，也只是問問「好了嗎」而已。

振中先生的牙齒痛，變成了一種「常病」了——不時在痛，連人都一天瘦削了。我不能再忍耐了，我要他去拔掉那些壞牙。我想不到像振中先生那樣堅強有毅力的人，竟怕看牙醫。有一天，我對他說：「董事長，你怎麼像小孩一樣，不敢看牙醫呢！你不可以免強一點？」他笑笑說：「不知為甚麼，我看見那枝針就怕，只有……」

拖了一兩年之後，他竟逝世了。其實，那裡是牙齒痛？他患的是喉癌，肺癌和腦癌。

請訂閱本刊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生秋鍾

的裡影燈聲蟬 湖大馬



到馬大來，不覺又快兩個月了。這些日子來，忙着聽課，忙着到圖書館裡去找數量有限的參考書，忙着應付講師們分派下來的作業，忙忙忙……忙個不亦樂乎！到頭來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忙出半個頭緒，只覺得生命太匆促，時間太難分配，難道這就是所謂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麼？

我早已厭煩於人事的虛浮和繁文縟節，常常喜歡一個人躲到山之巔、水之涓，靜靜享受一份閒情。但這些日子來，一忙，這份閒情似乎早就不復存在了。尤其在忙碌的白天，馬大這裡儘管有青山如帶，綠草如茵，自己那裡再有以往的閒情逸致，感覺中總是乾燥枯萎的一片，就連早被詩人沈吟再三的馬大湖，也勾不起我一點親切感，尤其是那混沌的湖水，越看就越心煩。

這天傍晚，夜幕低垂，用過了晚餐，妻提議到馬大湖邊去走走。我已許久沒有這份閒情了，要不是妻這麼一提，我恐怕真的快要忘了自己以前是多麼喜愛遊山玩水的。因此，我一點也不遲疑，坐上新買來的電單車，把油門一踩，「勃勃勃……」地直往馬大湖開去。

這時，在暮色蒼茫中，一下子就跑完了長長的大學路，拐進馬大校園時，一陣寒意立刻侵襲過來；我想這大概是大學當局每天廿四小時無休止地開放着冷氣的緣故吧！

妻最怕冷。我問她介意不介意這些寒氣。她說：「忙碌了一個白天，難得來這裡散閑，正是求之不得呢！」我把油門踩得更重了。

夕陽早就沈落到山脚下了。夜色漸濃，我踩足了油門，在馬大校園內的柏油路上奔馳。妻不高興，說我近來變得野了，坐上單車就想飛。還好，這時校園裡往來的車輛很少，我倒可借一借飛車的刺激來喚醒麻木在書本裡的神經細胞。

夜更濃了，飛車時從耳際掠過的晚風很刺人，昏幽的路燈也不知早在甚麼時候就亮着了。

在校園裡繞了個半圈，就來到馬大湖畔了。湖畔綠竹掩映，夜色朦朧裡，只見是黑黝黝的一叢又一叢，分不清是樹是竹。飛車要「目不斜視」，幸虧妻發覺湖畔有坐椅，叫我停下來，到湖邊坐坐。把電單車放在路邊，沿着湖邊的人行道漫步；微風在耳畔細語，竹叢在晚風中搖曳；路燈默默地守望着，把我們的身影拉長又縮短，縮短又拉長。這份情趣，很久沒有了。妻和我都遊興盎然，初戀時的甜蜜回憶似乎又走進我們的生活裏來。

走過了好一段路，我們選了一張靠湖的坐椅坐下。椅子掩映在竹影間，正好處在向湖心伸出的一塊草坪上。坐在這裡，我們幾乎可以把整個馬大湖盡收眼底了。但是，由於夜色太濃，又沒有月色，我們無法看清對岸到底有多少綠草連波，只看見黑壓壓的一片。

白天裡的馬大湖，實在說不出半點美感，何況我們都那麼忙碌，誰還有這份閑情？但夜裡的馬大湖，却給我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我似乎再也想不起它在白天裡裸露着的混沌的湖水，和由此引起的乾枯的感覺。現在一切都那麼柔美，嫵靜！我實在沒想到，馬大湖原來也是這麼可愛、這麼文靜、這麼迷人的呵！妻對湖山的欣賞和喜愛本就有她一套比我更高深的哲學，無須我費詞讚美，只見她也已陶醉在這如詩如畫的氣氛中，沈思凝眸了。

——你大概找到靈感了，回去又要大發詩興了！

聽我如此一說，她彷彿才從甜蜜的夢中醒過來一般，說我又拿她來取笑了。其實，寫詩填詞，妻的根底可要比我好，我常常自歎不如，恨不在中學期間在舊學方面多用功夫。

這時，周遭一片靜寂；從第一和第二宿舍裡透射出來的燈光，正背着我們，想正不知有多少學子又在那裡為前途埋頭鑽研了。在外頭，白天那種忙碌紛擾的氣氛再也不存在了，只聽見湖畔草叢中傳來陣陣的蟬鳴，在其他各種虫聲裡顯得特別清脆悅耳。一付在白天裡麻木了的神經，一聽到這天籟，竟又舒活起來了！大自然的

小夜曲恬靜而幽深，在豐富的感情中更帶着雋永的哲學，只是真正能領受的人到底並不太多！

隔岸那些在白天裡看來是何等單調，何等愚蠢的建築物，現在都給濃濃的夜色籠蓋去了。只是，從這些建築物裡透射出來的燈光，一朵一朵的映在靜靜的湖面上，上下一方，自有說不出的美麗。在輕颺微拂的夜晚，光暈尤其迷人，這一番風情，絕不是白天能有的呵！在凝濃的夜裡看見朵朵燦放的燈火，就像孩子躺在母親的懷裡看見溫柔的目光一般，這一份喜悅，是無可比擬的！

蟬聲還在耳畔細語，燈影還在湖心曳幌；多美的世界呵，多迷人的夜晚；抖落了一身的疲倦，夢裡還忘不了頻頻呼喚——蟬聲燈影裡的馬大湖！

姐姐的再生

■ ■ 丁 丁

不到半點鐘，澄的「姊夫」已經出現在門前的階石上了。英推開門，招呼他進來。澄忸怩地立起身來。

「這一位是我的妹妹，」英替他們介紹。「你叫她澄好了；這是妳的姊夫，他的名字是朱幽蘭。妳也叫他名字好了，我們不必拘泥俗套。」

朱幽蘭是一個身材頎長，肌肉堅實的青年，面孔上閃動着油光，嘴唇上留着細細兩撇鬍鬚，一笑起來嘴唇上的鬍鬚好像根根在那裡飄動。他穿一件深青色的長褲，脚上一雙擦得光亮的黃皮鞋，進門時手裡還提着一個小皮包。他微笑着招呼澄坐下。

「英時常提起妳的，我們都歡迎妳的光臨，請妳不要客氣，一切都像自己的家裡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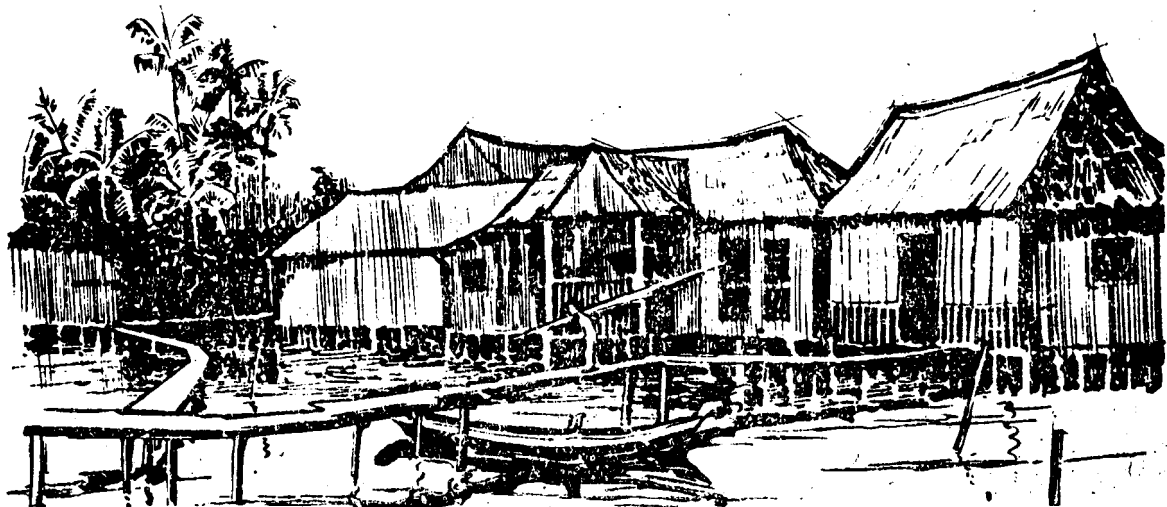
澄也微笑地點點頭，但她沒有說話。

「啊，讓我報告妳們一點消息，」朱幽蘭將皮包往桌上一擡，攤開兩手，坐到澄對面的一隻木椅上去。「看來時局不大妙呢，日軍可能會南進！」

澄同她的姊姊同時「哎」的一聲叫了起來。

「是的是的，妳們沒看今天的報紙嗎？就在這幾天，日本軍隊又在安南一帶活動了；他們說……他們說這一次準打得成！唉！真是應該打一下，日本太兇橫了！」朱幽蘭不住握着手，右腳踏着花磚地，不停地發出「達達」的聲響來。

澄忽然想到了她那尚在中國的弟弟。



「仗一打起來交通不是要斷絕嗎？」她輕聲地問。

「當然，但暫時似乎還不緊要。」他突然像記起了甚麼似的，轉臉對英說：「令弟還在廈門嗎？」

「是啊，你看廈門可有問題？」

「打個電報叫他馬上回來。」朱幽蘭面容嚴肅地說。「這一次打仗不會立刻就停戰的。我聽外面有風聲，說要擴大救災會了呢。」

澄沉默不言。她悵望着她的姊姊，似乎她的姊姊也在想甚麼的，半晌不出聲。

「別瞎想了，今天不談這個。」朱幽蘭霍地立起來，走到門前，站在門口，他回頭招呼着英。

「海邊很好玩呢，妳應該陪我的妹妹到海邊去走走。」

「好的，我們就來。」英拉了澄的手，跨出門檻，她們擦過朱幽蘭的身體，那個頰長的男子跟在後面，嘴裡哼着小調。

他們越過新築的馬路，在堤岸上一路走過去。下午四點多鐘，太陽已緩緩向山那邊移過去，但陽光射在人身，還感覺得十分炎熱。海邊陣陣清風吹來，吹走了一半的熱意，所以他們雖覺得面孔上熱烘烘，却有一種舒適的感受。他們又從堤上走下沙灘，皮鞋陷入沙中，一脚提起來一脚又陷了進去。沙灘上有幾個孩子在戲水，有的蹲在沙上似乎在掏挖甚麼東西。一陣海風拂過，將他們的烏髮吹得滿天飛，澄的裙子也在激蕩的風中狂捲着。他們在沙灘上走了幾分鐘，然後倏地停住，大家遠望着海那邊隱隱聳起的青峯。

「一個人住在海邊久了一定會改變他的人生觀的，」朱幽蘭突然說，「在這青山綠水包圍裡，你想我們還能對人生企望些甚麼呢？」

但澄並未注意到朱幽蘭這句話，她正遠遠望着那一湖灣進去的海水，那個海灣的所在，在她想像中就是落的亞答別墅，她的腦海裡忽又浮起那滿面憔悴，病骨支離的落的影子。

「讓我想想，」朱幽蘭眼光對着他的妻子，——那時英似乎也像她的妹妹一樣陷入了一種深思——他一手抓抓頭，忽然像得到了甚麼似的，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啊，看那邊的電船！我們可以租一艘來玩玩！」

他不等他的妻子及澄的回答，就匆匆趕去。澄依然呆立在沙灘上，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她現在的思潮竟會這樣雜亂如麻；她已經在這幾點鐘之內親眼看到了年青人的活潑，他們的幸福。她覺得她的姊姊的選擇是對的，她走的路完全沒有錯，那種輕鬆，愉快，富有青春的氣息在她的古老的家庭裡完全嗅不到，雖然僅僅祇有幾點鐘，她顯然已覺察出了兩者間截然不同的分別來。她不由羨慕起她的姊姊，也佩服她的姊姊的胆識；她的姊姊抓住了生命的火炬，目前她正在盡量享受這些火炬所爆發出來的光芒。「那不會是曇花一現的享受吧。」

「她自言自語地問。她偷偷向她姊姊臉上掠去，她發現在她姊姊發光的臉上，正展示了十分滿足的神氣來。但是她自己呢？——她悵然又望着遠遠一灣海水，她的心頭倏又浮起這個念頭：「叫我怎麼做才好呢？」

朱幽蘭很快地又奔回來，他脫了外單，一手將外單捲在手腕上，一手接連向她們這邊招手。

「來！來！我們坐一會兒電船去，真有趣！」

兩姊妹身不由己地走了過去，澄暫時停止了她的思潮，她正看見幾個粗線條的大漢將一隻電船推到她們的前面，朱幽蘭第一個先跨了進去。

「駛電船是我的拿手傑作，」他大聲喊着：「不要怕，海水平靜，一點沒有風浪，不會有絲毫危險的。」

「怎麼，就穿着這樣的衣服嗎？」她仰起頭問。

「不相干，假如運氣好，我担保妳們不會沾到半滴水。」

等到兩姊妹極不自然地跨進電船，坐在船艙中時，那幾個同樣粗線條的大漢一齊用力將電船推進海水去。

「多麼有趣呀，沙上行舟！」朱幽蘭歡呼着。

電船像碰着了甚麼軟綿綿的東西，呼一聲直射向海水，朱幽蘭立刻開動摩托，一陣「勃喇喇」的聲響，電船迎着海水直盪過去。風立刻更大了，向他們的面孔上猛撞，頭髮像散開的花瓣，在空中狂飛着。澄兩手緊緊把着船板，她見她的姊姊也正會神貫注，似乎抱着和她一樣的心思。但海面上果然波平如鏡，電船平靜地直向前進，頃刻已掠過了長長的海堤，向海灣駛去。現在澄的心又不安跳動起來了，她感到一陣寒慄，眼前的景象倏又改變，她漸漸望見那邊矗起的一幢亞答了，甚至突出前樓的幾個人影她也能夠辨認出來了；她彷彿看見落的父親站在樓前，向她這面招手微笑。她立刻將臉轉過去。

「看妳的臉多蒼白！」英忽然注意到她的妹妹神氣有點不對，關心地問。

「唔，沒有甚麼，我太緊張了。」她輕輕掩飾着。

電船一個大轉灣，像驚鴻一般從亞答樓前面掠過，又飛快地回到原來出發的海灘邊去。

「是的，真有趣！真想不到海上是這麼爽快的！」英讚嘆着。她覷了她的丈夫一眼，似乎爲他敏捷純熟的動作而感到驕傲。

「看啊，那邊又有一艘射過來了！」朱幽蘭用手指着遠遠的一個白影。

那個白影正對着他們這邊衝來，在極短促的一剎那間幾乎已經衝近他們的船邊，而白影也愈加顯明了，電船上坐着四個年輕伙子，兩男兩女，一個男的短衫短褲，正掌着舵；船上不時傳出歡笑的聲音，當他們擦過澄

這邊的時候，一個女的還舉起手來，揮舞着手帕向他們示意，朱幽蘭也舉起右手回答。他們兩隻電船就這樣子一瞥擦過了。

離開電船之後，他們又盡情在海灘上玩了一陣子，澄好像已經習慣於海邊的生活，她對於那幾乎是不斷而吹來的海風毫不在意，——她在落的房子裡也是經常讓海風吹慣的——並且，當她的姊姊再三提醒她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她仍舊依戀不捨地朝那大海遠處呆望。朱幽蘭談風極健，時常在兩姊妹面前說些風趣的話，引得她們格格笑不停，顯然他有逗引女人歡心的口才，但他的說話極有分寸，他所顯露的是一種年青人固有的活力，在風趣之中含有莊嚴，所以澄雖然為他的幽默而感動，却對他存有尊敬的心。她的姊姊彷彿已經和他混熟了，間或插一句話，而每當英插入說話時，他一定恭敬地聽，表示很尊重他的妻子的意見。

「在海邊生活，真是永遠會使你長青的，」朱幽蘭指着遠遠的山影說。「我從前有過一個長時期會住在海邊，我對海發生了愛好，所以我們的住家一定要選擇近海的地方，」他忽然轉頭對澄說：「如果妳肯賞臉的話，我們很歡迎妳到這裡住一個時期。」

澄突然覺得臉上一陣烘熱。

「唔，」她吃力地回答。「祇怕離開我的學校太遠呢。」但是她的心裡却在想，「住在這裡，到他那邊去多麼近！」

朱幽蘭用手掌托着他的下巴，像在沉思。「或者遠一點。」他低聲說，「不過，哎，這個問題很可以解決的，」於是，他轉身對他的妻子，「是嗎？」

然而英却像故意使他失望似地搖搖頭。

「難，她怎麼可以對媽媽開口呢？」

「啊，是的，」朱幽蘭突然想到了甚麼的，「我忘記了這一層。」像是自我安慰，他立刻改變口氣道：「慢慢總有機會的，慢慢……」

後來，他們在夕陽已經使海面上映起陣陣金光的時候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寓所。英到廚房去弄晚餐，澄一定要幫她的姊姊，但英一定不許，她說一個人儘够了。那晚上他們吃了一頓很適意的晚餐，晚餐後三個人在淡黃色的燈光下談着話。澄現在覺得對着她的姊姊和姊夫之間已毫無拘束，所以也愉快地參加進去；他們談到戰爭發生之後各種可能的後果，而且甚至聯想到馬來亞的安危問題。英的談話主題却不在戰爭上面，她似乎有一點怕聽戰爭。

「談那些殺人的事情多麼乏味啊，」她嘆息着說。「在這樣安靜的島上如果也帶來了火藥味道，真是煞風

景的事啊。」

於是，朱幽蘭將話題一轉，他開始發表他對於婚姻問題的意見。他告訴澄他同英的結婚或許可以說是當地有史以來最簡單爽快的一次，他們沒有茶會，沒有喜筵，就是家庭小酌也沒有。

「我們都覺得結婚兩字太俗氣，」他對着面上表示懷疑的澄解釋：「爲甚麼不可用同居兩字呢？男女相愛，應當從精神和事實兩方面証明他們的誠意，一個茶會和喜筵能够增加了甚麼呢？——可惜，老一輩的人對於這一點似乎成見太深，他們不了解我們，所以事情便弄僵了。」

澄祇微微一笑，她對朱幽蘭的話並不表示可否。

「不過我同英的婚事不能做得十分圓滿，那是一件憾事。」朱幽蘭悵然撫着面龐繼續說，「譬如兩位老人家都不肯賞臉，他們對我們誤解甚深……」

澄對她的姊姊望一眼，面孔又突然紅了。

他們又隨便談了一陣子，朱幽蘭彷彿像竭力討好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姨子，東拉西扯儘想些可以使她們發生興趣的事情，他也把他從前住在緬甸的經驗告訴她們。兩姊妹注意聽他的話。

「緬甸也可算是好地方。可惜我就是住不大慣。」

「爲甚麼呢？」澄側着臉問。

「簡單說一句，那地方沒有像這裡朗爽，人情也比這裡差。」

「你還想回去那邊嗎？」他的妻子問。

「如果時間允許，我倒想再去緬甸玩玩，最好連妳也去。——但目前却不可能。」

「能够到外面走走，我倒非常喜歡的。」英自言自語地說。「看看外面世界的景物，够多麼有趣呢。——你想，我們活到現在還沒有離開過這裡一步，老是關在這個小島上，真悶死人啦。」

接着，她輕輕嘆了一口氣，表示不勝惋惜。

「其實也沒有甚麼難處，」朱幽蘭連忙安慰他的妻子。「要走，隨時可走，那有甚麼大不了的事？不過是一種疏懶成性的動物，何況一動不如一靜，這一拖下來，竟可以幾十年不高興動，等到要動，已經老了，那才糟糕！」

澄撲嗤地笑出聲來。她的姊姊雖未曾出聲，臉上却也微微笑着，她們都覺得這句話很有趣。

那晚上澄直到晚上十一點以後才回去。一到家裡，她的母親已經在樓梯下等着了。她輕輕把澄拉在一旁，

低聲問：「妳看見了英嗎？她怎麼樣了？」

澄嚴肅地點點頭。

「她過得很快活……不，他們都過得很快活，每一分每一秒都流露着青春活潑的精神，他們真幸福！」澄的母親嘆口氣，口裡喃喃自語，接着，獨自上樓去了。

在這一天之後，澄會接連去訪問過她的姊姊好幾次。英和她的丈夫堅持澄必須常常去看他們，尤其是英，「妳不來，我一個人多麼寂寞！」朱幽蘭也竭力慫恿。澄雖然怕她的父親，——直到現在那老人仍舊一臉寒霜，見面時只用鼻子冷哼一聲便算代替了招呼——但是她仍禁不住那邊一個富有活氣的家庭的誘惑，下午放學後順便去看她的姊姊。有一點使她很感動，她的姊姊自從結婚後，精神格外愉快了，脾氣也好得多。往常那種個強任性的性格，現在已逐漸消除。她們兩人的談話，彼此都毫不提起足以刺激對方的話兒。澄也並不把她父親那種怪誕的行爲告訴她的姊姊。她們只是找別的題材來敷衍，有時候兩人也一同到沙灘上走走。那裡每天下午五六點鐘，總有成群的青年男女和小孩子在海灘上嬉水，她們走熟了，也幾乎和許多人認識了，大家打打招呼，有時要偶然搭訕幾句話。

她也會去看過落。落近來病情稍有轉機，已能起牀，飲食三餐照舊。但人仍舊很瘦，眼睛不大有神。澄雖然去看他，不敢坐得太久。她知道落是一個神經質的青年，一時興奮起來，又會刺激到他的精神。她安慰落，勸他專心靜養，她相信他的病會好起來的。「爲甚麼不會好呢？依我看，你也不能算真正生了病，不過肺部弱一點罷了。但是你千萬不可以興奮，求求你，聽我的話，我會常常來看你，即使你的父親不高興的話。」

每當她說這樣的話，落總是痴痴地望着她。他好像不大相信她的話，認爲這祇是一種勉強的慰語罷了。

「除非真正到蘇門答臘去！」他長嘆一聲。於是他便別轉頭去，望着遠處茫茫大海。「那裡，」他指着遙遠的海水，「除非在那裡，或者有點希望吧？」接着他沉默起來了。

澄的心裡也一樣難過。她深愛着落，但對於落的病，她除了口頭上竭力安慰他外，也實在愛莫能助，她親眼看着落從一個強健活潑的軀體逐漸瘦弱下去，而且近一年來病情每况愈下，祇有壞，沒有一點兒起色，甚至連吐血都來了。她心裡由不得發恨起來。「肺病！爲甚麼他竟會犯這不治之症呢？」可是她只放在心裡，並沒有在面色上露出。因爲她知道落是十分敏感的，他可能會疑心她問這句話的用意。

在較後的數月裡，澄聽到了一個消息，就是落的父親決計送落到蘇門答臘去醫病。因爲落的父親有一位朋友，也患着嚴重的肺病，半年前由友人介紹，到蘇門答臘一個甚麼地方的肺病療養院去求治，最近醫好回來

了。據說那裡有一個肺病專家，應用手術，能把一個頗為嚴重的肺病人徹底治愈。落的父親親自會見了那朋友，覺得那位朋友身體肥胖，精神奕奕，一點不像以前曾經患過肺病的樣子。經過一次短短的談話，落的父親才想送落也去蘇門答臘碰碰運氣看。

恰好澄那一天在落的寓所晤見落的父親。老人十分高興地將他的計劃告訴給兩人聽。

「至於錢的問題，那總可以想法解決的。」他滿有把握地說着。「旅費，大約五十塊錢够了，住在醫院裡，每個月大約一百塊錢；我問過那位朋友，第二個月以後還可再減少一點，但那筆手術費却是不能免的——呵，要行兩次手術呢，一次一百，兩次兩百，連住六個月，大的總得上千的數目吧？」

他說得這裡，突然像想起了一種甚麼事的，面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剛才那裡富有自信的表情也忽然不見了。

過了半晌。

「這……這種手術，沒有危險嗎？」澄胆怯地問。

「大概不會吧。」落的父親漫應着。他好像有點心神不定。但是澄一下子就猜到爲甚麼他會變得這樣子。

「如果缺少錢，我也可以設法湊一點的。」她靜靜地說出來，眼光並不向老人，她只覺得她的耳根彷彿有點熱辣辣。

「真難爲你，」老人吃力地說。「到時再瞧吧，眼前是不成問題的。」於是，他對着正在呆瞧中的落說：

「你怎樣呢？你到底有這決心沒有？」

落仍在呆瞧着——呆瞧甚麼，連他也不知道。「啊啊，爸爸，是你問我嗎？」他苦惱地抓着他頭上剪得很短的頭髮。「我心煩得很。請你讓我想一想才回答你好嗎？」

老人搖搖頭，他站了起來。

「既然如此，那麼，明天再告訴我吧。——明天我再來看你。」

他微笑地對澄點了點頭，便轉身出去，而且示意叫他們不必送他。

澄默默地坐在落的身旁，目不轉睛望着落。

「啊，我的父親回去了嗎？」落突然像驚醒一般地問。

「剛才回去呢。」澄將坐椅拉近點，她的身子幾乎碰到了落的膝蓋。「你到底怎樣想呢？——你到底要去不去？」

落慢慢移過他的視線，他們兩人的視線碰在了一起了。

（下文轉四十八頁）

那天，煙霧

·余中生·

42

那天的陽光，射照在灰白的土牆上；懷疑在你我眸裡徘徊；雖然脚步還挪動在很多笑聲的斑馬線上。當時，那出奇熱鬧的街衢拋錨了很多車子。你的心都已埋葬了昔日的安甯。

喂喂！好濃的煙霧已經昇起在東方的角落。看看！蓬髮的，短褲的，赤脚的，踩腳車的，騎電單車的；有時是集合，有時是疏散，密密麻麻，好多，好多。你我都掩着話匣子，默默相覷，良久，良久。

倘若，有一天，你我都回返到亞當與夏娃的世紀；今天，早上。中午。手上的籃子不必蘊藏着這麼多乾糧，去預防那陣不必要的煙霧的突起。是嗎？你我都笑了！

什麼時候了？在那長長的廊上，你我都楞住了。電視機，麗的呼聲，收音機等都在那兒播送一段重要的文告，隣居們，大的，小的，老的，少的，數不清的，耳貼耳地在恭聽。啊！在那天，意料不到的那天！

你問我：茶座呢？飯店呢？巴士車呢？私家汽車呢？人力車呢？三輪車呢？消失了。斷絕了。在那天，那天我在長廊上靜聽那段很驚人的新聞以後！

那天開始，斗室裡，你我都默默，只好蠶蝕桌面上一堆堆舊日的報紙，反芻往日的可愛，突然，一槍聲——响自那座死城的一角。百葉窗下，門縫裡，木窗

下，都是眼睛，有驚奇的，有恐懼的，有……還有，記得嗎？一天下午，東方的風突然瘋狂地括着，每個人都各自躲避了，看那齣演自烈陽下的悲劇；你我都抹汗，心房比一九四一年跳得更可怕。遠遠，「砰」的一聲，你我都携着手兒說：「這是悲劇的終場！」

悲劇，煙霧；煙霧，悲劇。一直不斷地孕育在那座使人看了傷心的牆上。

雖然，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這你我都早已明白，但是，爲什麼呢？你我想了好久都不明白。

拍拍那件多天沒有更換的薄衫。那陣濃霧何時才會變化爲 PLEASURABLE 的小雨點，滴落在彼此的掌心上？

看看不斷旋轉的腕錶；看看死寂的城；看看被撕下的日曆。你我只好在廳子裡踱着沉重的方步！期待煙霧、悲劇早日火化，蒸發在我我微笑的視線中！

後記：去年十一月廿四日，檳城因新舊貨幣的問題，引起「罷市」行動。過後，政府當局派兵日夜戒嚴、熱鬧的街衢頓時呈現出一片死寂的氣氛。使筆者心中激起了無限的感慨，而提筆寫此！

瑪戈 歐遊印象記

六〇、在羅馬觀歌劇——Rigoletto

到意大利而不欣賞其歌劇，是一項莫大的損失。初抵羅馬的那天，安頓之後，我即向旅館主人詢問歌劇演出的消息。據說這裡的歌劇自八月起已宣佈停演，因為氣候炎熱，誰也不願悶在劇院裡。聽了這回答，一時不免掃興。當天下午遊覽羅馬角鬥場廢墟的時候，不料有人向遊客們分發傳單，預告歌劇復演的日期和節目，大大使我高興；因為復演的首晚，剛是我留羅馬的最後第二天，真可說是幸運了。

演出的劇院稱為 Teatr's Eliseo，其處離我所住的旅館不遠，只要二十分鐘的步行便可到達，不過須穿過一道悶長的地下汽車隧道。照節目單，是每晚更換一齣歌劇的，一星期之後，重新編排。首晚復演的劇名，稱為麗歌勒都（Rigoletto），是依照魯俄的名劇「風流國王」改編的，由 Giuseppe Verdi 作曲，於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在威尼斯作首次公演，劇中描述十六世紀時候，威尼斯附近曼都阿公國統治者恣無忌憚佔奪良家婦女的荒淫生活，與及暗殺盛行風氣裡產生的一段悲劇，含有因果報應的相當意義。

麗歌勒都是劇中的主人翁，身體壯大而駝背，他是曼都阿公爵朝裡的一個弄臣，慣會逢迎主子，助桀



本文作者歐遊歸來，與歡迎者留影。

爲慮，協助公爵篡污良家的婦女。這回却料想不到公爵的歡心，落在麗歌勒都自己女兒的身上，爲掙脫這不幸的擺佈，他決定偕同女兒逃往威羅那，並僱職業兇手暗殺公爵，結果被暗殺的竟是他自己的女兒。造成大悲劇的下場。全劇分爲四幕。

第一幕：公爵的宮中將舉行餐宴，男女貴賓紛紛來到，侍役們忙着款待，奏樂之聲悠揚，夾着人們的熱鬧，公爵偕同朝臣玻爾莎走到廳裡，坦白地告訴玻爾莎：近三個月來，他常追蹤一個不知名的美女。她每禮拜日都到教堂，他就靜靜悄悄地跟踪到她的家，距離城市相當遠，在那里，他還發現有個神秘男人，每晚都來訪晤她。又是美女！——玻爾莎叫起來。

是的，她們之中，斯魯蘭諾伯爵的妻子最可愛！——公爵回答，玻爾莎勸他小聲，在場的伯爵可能聽到，他却聳聳肩膀，唱出讚美她的歌來。隨樂聲起處，朝臣們紛紛起舞。公爵與伯爵夫人同舞，親暱熱情的舉止，引起了伯爵的猜忌。公爵偕同伯爵夫人走出去的時候，伯爵苦苦地跟着，引起了麗歌勒都的得意譏諷。

當駝子走出去的時候，廳裡的朝臣們就談論他的笑柄，朝臣馬路羅報告一個新聞說，麗歌勒都養有一個愛人，每夜都去會她，這消息引起了大家的歡叫，耻美這個爲淫蕩的公爵當烏龜的駝子，竟自己也有戀愛了。公爵進來了，駝子跟隨着，一時打斷了衆人的歡叫。

公爵訴說着，他很想把伯爵斯魯蘭諾弄開，這樣才能佔有美麗的伯爵夫人。於是麗歌勒都便大事進計，勸公爵讓他把伯爵夫人帶開，乘此時機，將伯爵逮捕，或加以放逐，或處決斬首。這計策並不使公爵高興。另一方面，伯爵斯魯蘭諾却大大地冒火，立即吩咐同僚們：誰對麗歌勒都的無賴有怨恨的，請在次夜來找他，他們將可以得到復仇。

當公爵和麗歌勒都商量行事，朝臣們和斯魯蘭諾商議復仇的時候，貴族蒙特龍尼闖了進來，他因爲女兒受了公爵的非禮，當衆痛斥公爵的行爲不端。公爵立刻下令將他逮捕。麗歌勒都對他嘲笑。他受了雙重的屈辱，更加大罵公爵，又對麗歌勒都說：「你這大蛇！你對一個爲父親者的慘痛遭遇而加以大笑，同樣的橫禍，將落到你的頭上！」

蒙特龍尼被衛軍帶下了，朝臣們回到餐宴上，麗歌勒都對剛才蒙特龍尼的咒語，大大感到戰慄。

第二幕：薄暮。一處冷落的街尾，兩邊都是圍牆，左邊較低，屋子也陋樸，是麗歌勒都的家；右邊高圍牆裡，是斯魯蘭諾伯爵的邸府。

麗歌勒都披着大衣，走到這裡，背後跟上來一個職業兇手斯巴拉孚司爾，向他找生意，駝子現在並不需要，却尋問他的姓名和住處，以備日後必要的時候去找他。兩人分別之後，麗歌勒都走進庭院，他的女兒從屋裡

出來迎他，兩人擁抱，各叫出「父親」，「奇她爾達」。麗歌勒都有點擔心女兒的安全，他不住地吩咐奇她爾達嚴守在家裡，不要出門去冒險，更又尋問着女兒，當她到教堂回來的時候，有誰追蹤着沒有。奇她爾達沉靜不答，這很使駝子放心不下，於是把佣人叫來，吩咐留心注意他女兒的安全。

事實上當麗歌勒都在街上的時候，公爵已經溜進他家來了，而且把錢包丟給佣人，示意不要聲張，自己先躲到一間小房子裡去，麗歌勒都因為有要事，又告別女兒，離家出去了。這時候，公爵才走出庭院來，和她奇爾達談情說愛，從此也明白原來她就是麗歌勒都的愛女。兩情繾綣，竟捨不得分離。

奇她爾達問他的姓名，他答是「奎爾蒂亞，馬爾德」，是個窮苦的學生，然後唱出告別的歌而離去。她唱出讚美他的名字的歌來。這時候，斯普蘭諾帶着一隊朝臣，各戴面具，走來報仇。想不到麗歌勒都折了回來，走進他們之中，發現他們在他的鄰右，大為驚疑，但仍保持鎮定，後來朝臣們宣稱着，他們是來偷伯爵的妻子給公爵的，他便指出伯爵的家，且自願協助，他們給他面具，要他戴上，並縛上手巾，提防跌落，他們故意將手巾縛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見，又叫他按住架在他深信是伯爵圍牆上的梯，讓大家爬過牆去。大家走進他的屋，把他的女兒塞住口，抓着走了。後來覺得自己單存一個人，似乎事情不妙，於是撕下面具一看，原來是在自己家的圍牆外！他發見自己的院門開着，地上還有他女兒的絲帶，於是奔入屋裡，奇她爾達已不在，知道不幸已落在他的頭上，因而慘叫起來。

第三幕：在公爵宮的大廳裡，公爵十分煩惱，因為他再去過麗歌勒都的家，找不到她奇爾達，朝臣馬路羅走進來報告得意的新聞，說是他們昨夜掠劫了麗歌勒都的「愛人」，就關在隔壁的房裡。他們還不知道她就是駝子的女兒，公爵大喜，忙走進那房裡，關上了門，命朝臣們把守着。

麗歌勒都走了進來，朝臣們對他嘲笑，他狼藉不堪，却又勉強佯裝鎮定，四處注意有沒有奇她爾達在這裡的迹象，恰巧一個侍役走來，要見公爵，朝臣們說：公爵此刻不能煩擾。駝子馬上明白，大叫着：「她一定在房子裡！還給我的女兒！」他企圖推門，但朝臣們把他阻住了。使他大大怨恨忿怒。

一會兒，公爵離開了，奇她爾達奔走出來，投在父親的懷裡，麗歌勒都喝令大家離開，父女皆大悲痛，也互相撫慰。這時候，蒙特龍尼被押走過廳裡，他走到公爵的肖像前，站住了，大聲喚着：「雷將擊你！」然後走開，麗歌勒都兇兇地看着他。他發誓向公爵報仇。

第四幕：夜裡，職業暗殺兇手斯巴拉孚司爾的住所，在河岸上，古舊而破爛。斯巴拉孚司爾在屋裡擦他的皮帶，不會覺察到麗歌勒都和他的女兒已在屋外，奇她爾達裝扮成一個騎士，父女將離開城市出走。奇她爾達仍迷戀着那個「學生」，他父親特地帶她來窺透這「學生」的行爲真面目。又跟斯巴拉孚司爾接洽暗殺公爵。

這時候，公爵喬裝成一個兵士，走進室裡來叫着要酒，職業暗殺者給了酒，走出之前，敲一下天花板，示意他的妹妹下來接待客官。他的妹妹馬達麗娜從頂樓下來，她是一個不正當的女郎，經常迷誘公爵到這裡來胡混的。他們調情唱對。躲在屋外的奇她爾達看了大為心碎，於是麗歌勒都吩咐女兒，立即逃往威羅那，後他將隨設法趕到威羅那來。又立即召喚斯巴拉孚司爾，先交一半的暗殺費，要他殺了公爵之後，把屍體裝入布袋，交給了他，才付其餘的一半。這交易在屋外談妥之後，雷雨將至，公爵便決定留宿在這裡過夜。當斯巴拉孚司爾再進屋裡的時候，公爵上頂樓去了。

雖然馬達麗娜是個操醜業的，也迷戀着美麗的公爵。她在樓下和哥哥商議，勸他的哥哥轉殺麗歌勒都。她哥哥不答應。結果兄妹同意等待夜半時候，看誰來這裡買笑，就把誰殺害，這樣也可以裝入布袋，交與駝子，得到另一半的酬金。

在雷雨裡，奇她爾達走回來，想看那一對野鴛鴦的究竟情況，她剛踏進門，就被殺害了。

一會兒，麗歌勒都走來，拿到了裝屍的袋，付了錢，欣然自得，以為已經報了仇。斯巴拉孚司爾勸他把屍體丟入河裡。正在遲疑之間，公爵醒起來了，他高唱着歌。駝子聽了，不禁發抖起來，究竟袋裡是誰呢？他打開來看，在雷電閃耀之中，認得是自己的女兒奇她爾達。這不幸的女郎已垂危將死，要求她父親的恕宥，兩人唱着告別的歌，接着她叫一大聲，就斷氣了。麗歌勒都哭泣不已。

這時候，奏出蒙特龍尼咒罵駝子弄臣時的音樂來，夾着雷聲，構成無限淒慘的凱旋。意大利歌劇的優點，就是在於够音量的聲樂，尤其是扮麗歌勒都的男上低音（Baritone），更顯出渾雄悲壯的優越。

六一、玻爾基公園三座藝術館

到羅馬的第五天，自己一個人，特地帶着地圖，按圖尋路，步行到玻爾基斯公園裡參觀其中的三座藝術館。出了一座三拱門式的古坊樓，達到公園的門口，這公園的範圍相當廣大，到處都是樹木叢林，葱翠可愛。信步先至玻爾基斯藝術廊，前幾天已經來過，所以相當熟識。

這玻爾基斯藝術廊擁有兩層樓，下層陳列古代及近代的雕刻，上層陳列從玻爾基斯王宮裡移來的重要名畫，原是甘美羅、玻爾基斯王子的夏宮，所以屋廊和公園，都保持他的名字。

樓下入門地方的旁室裡，專陳一座斜臥美女的大理石雕像，算是名貴的藝術品，也含紀念的意義。這女像半裸玉體，斜臥在一張臥椅上，右臂倚枕而托腮，左手垂置腿上，拿着金蘋果，顯出勝利的微笑，她是拿破

第一世的妹妹，容貌體態都極美好，後來與玻爾基斯王子結婚，所以專闢此室以作紀念。不過雕刻術的精妙，卓越是無可否認的，它是雕刻家伽諾瓦（1757—1822）的傑作。原先的作品，據說更為美麗，後來為拿破崙購去，藏在巴黎的羅弗爾宮裡；這裡還是仿製的代替品。但精妙的寫實之中，很賦有高貴的氣相，她的被稱為美麗的皇后，確非沒有原因。

在眾多的雕刻品之中，大雕刻家貝爾尼尼（1680）的幾座大理石像組，最為遊客們所嘆賞。如「普盧人的劫掠」，「亞普羅與達芬」，以及「大衛」等，都是極其卓越的作品，也是過去藝術刊物所常見的插圖。誠篤的寫實之中，賦有優美的理想及表情，令人看了不忍離去。其中的「大衛」，據說還是作者的肖像。貝爾尼尼生於那不勒斯，後至羅馬，其雕刻風格影響全歐洲的雕刻藝壇者，達一世紀之久，可謂偉大。現在看其真蹟，的確是優美絕倫的作品；他和米克蘭啓羅的不同之處，就是在乎雄渾與優美，不過貝氏可學，米氏是不可學的。

樓上二十餘室的繪畫，是羅馬蒐藏品的上乘，雖從好幾處原蒐藏所遷集在這裡，却賦有意大利各學派的代表性。而其中最珍貴的，就是諦諦安青年時代的傑作「神與俗人之戀」，描繪裸體的維娜絲和俗裝的海倫，各坐水池座的一邊，小天使靠在池邊正中處玩水，背景為廣大的花園，很賦有詩情的表達，使人看了，彷彿如同聽到音樂的一般。諦諦安的作品在這裡的頗多，喬爾喬奈也有兩小幅肖像畫，這兩位威尼斯大家，確使意大利畫壇增光不少。此外卓越名家的傑作真可謂琳瑯滿目，但大都是屬於神話和宗教的題材，顯出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的各學派之優妙。我在這裡反覆看了幾遍，然後步至園中另一角落的現代美術畫廊。

現代美術畫廊規模的偉大，不亞於亞姆斯特丹者，全部三十餘廳室，各廳的面積也很大，陳展的現代繪畫也有許多大幅度的，和玻爾基斯畫廊的精緻韻美相比並，自然潑辣了許多。廊中雕塑、繪畫綜錯陳展，既不加以室別的分隔，各風格的繪畫也雜錯相混，顯見意大利人對於現代美術的缺乏熱心，雖然館址規模宏大，似乎目的只在追隨他國的潮流。同時也看出這國家對於抽象作品的不够興趣，更引為憾的，就是現代繪畫史上著名的未來派，竟一幅也看不到。這派的誕生地是意大利，且發軔之初，更有轟轟烈烈的宣言，未可謂為默默無聞，但在這裡，竟真是默默無聞的了，這派早在第一次大戰之前，已在巴黎得到相當的反應，及後立體主義勃興，才告消聲匿跡，却也在倫敦找到相當的地盤，其於今日受到祖國的背棄，實在是令人費解的了。

現代畫廊外的花園裡，散置許多鐵骨斷輪的堆構作品，頗具抽象與力學的氣勢，只是隨處置放，似是無人注意的樣子。

最後到公園的就近處參觀國家博物館，其中古代雕刻品的蒐藏，甚為豐富，原很值得詳細欣賞的，只是在

這雕刻的國度裡，不免感到多看的懨懨。但附設的歷史博物院，倒是值得注意。其優好之處，是利用古式建築的高廊廳，改造為現代式的廊樓陳展室，全部的櫥是玻璃的，廊樓兩邊的圍欄也是玻璃的，外表古舊而內部現代化，其中陳展的多屬伊托普斯坎的各種彩繪瓷器，富希臘瓷器形式及飾繪的風格，也是這國家古代文化的源流之一。廊中的編置甚有秩序，保管也佳，不像許多雕刻品的隨便置放，從登樓入第一室，沿着長廊廳走去，一室接着一室，直至最後看完而步下廊梯，一點也不會遺漏。

時過中午，於是步行至處一大街，趁巴士車返旅館，烈日當空，在路上走着，開始感到熱氣迫人的可畏。羅馬值得參觀遊覽的地方，還有許多，不過限於旅遊的日期，也只好從此結束，也結束了歐洲的遊程。晚餐之際，旅館裡的男女旅客，知道我將離開羅馬，都慇懃有加，忙來問我此後的行程。餐後各乾一杯酒，祝我的幸運，我謝謝他們，然後握手告別。平素不相識的人物，旅途偶遇，而有這麼的客情，實在難得，這將在我歐遊的程途上，留下不可忘却的印象吧！

(上文接四十一頁)

「妳的想法怎樣？」

澄的眼珠子裡發出光閃，她依舊目不轉睛瞧着落。終於，她低聲說了：「爲了你的身體，我贊成你去，但是——」

「但是怎麼樣？」落急急地問。

澄的臉紅了，她的眼光低垂下去，停在樓板上。

「但是我又怕你熬不住手術，假使……」她不說下去，雙手掩着面孔，好像在喘氣。

落懇切地握住了她的雙手，將它扳下來平放着，然後說道：「你放心罷，我一定會爲着妳活着！是的，我以前病得十分厲害的時候，幾乎恨不得快點死，快點脫離這個世界，讓妳們不必爲着我苦惱。但現在我知道我死不得，也不會死，我要爲妳活着，爲我的家人活着，爲全世界的人活着。我覺得我還有一種責任沒有完結，除非這責任盡了，我是死不掉呢。幾次手術算甚麼？像我這樣年輕的人，難道不能忍受一兩次的手術嗎？」

落愈說愈興奮，他的雙頰愈紅了。澄一面止住他說話，一面却自己眼眶裡浸滿着淚珠，她默默地不作聲。落呆看了她一下，好像下了決心似地說：「妳放心，我決不會死的。」接着，他身子向後一靠，閉起眼睛養神。

馬來
文
學
譯
介

陰 霾

Shannon Ahmad 著
陳 鴻 洲 譯

「牠的喙磨過了嗎？」妻又問。

哈末仍不回答，用手輕敲牠的後距。

「牠的後距磨利了嗎？」

「希姑立的後距不必磨利的，牠的距像蜈蚣一樣

的毒。」

「希惹朗的後距呢？」

哈末忽然想起希惹朗的後距來。希惹朗的距已經抓破過兩隻公雞的頭顱了。如果希姑立的小腦袋被牠抓了怎麼辦？希姑立一定會死的，翅膀會折斷的。

「希姑立能抗拒希惹朗的攻擊的，牠跳躍的姿勢有神虎一樣的快捷。」

「靠着跳躍就能够勝希惹朗？」

「是的！牠要跳起來才能用其後距刺入希惹朗的咽喉。希惹朗會被打敗，會倒在競技場上死的。那時候，贏來的錢可以買孩子用的東西，可以買一條孩子用的裹身布，可以買你吃的藥草，可以買搖籃，把孩子放在搖籃裡，輕輕的搖……哈哈……輕輕的搖呀搖……搖到野豬的洞穴裡……看見滿臉鬍鬚的印度人……跑呀跑的跑斷脚。」

哈末呵呵地笑，舜也跟着笑。哈末把手中的希姑立放走，希姑立又跳到窗口上，拍拍雙翼，引頸長啼。

轟地，舜的臉色發青，眉頭緊緊的綁着，雙手抱住那隆起的肚子。

「舜！舜！」

「舜！舜！」

舜沒有回答，呼吸困難，從那乾癆的臉頰上滲出滴滴的冷汗，雙手仍抱住肚子，深怕肚裡的東西掉下來似的。

「舜！舜！」

舜在與痛苦掙扎，哈末掛着毛巾取下來揩拭舜的臉。舜的臉色蒼白，眼珠子不停的翻轉着，站在窗口上的希姑立「喔喔」地啼叫，好像是在告訴人家今天下午牠會勝利似的。舜發出痛苦的呻吟聲。哈末抱住妻子，把耳朵靠近舜的嘴唇。

「舜！舜！」他輕輕地喊。

「快去叫接生婦來！」

「舜！舜！」

「快去叫接生婦！」

哈末憂心如焚，希姑立的啼聲再也不能平靜他的

心了。如果接生婦來慢一步，叫他如何去接生呢？他輕輕的把舜放到草蓆上，頭部用剛才的破毛巾墊高起來，讓舜平躺下去。看到妻那隆起的肚子，哈末就感到心焦。

哈末三步作兩步的跨下樓梯，大聲的喊着接生婦的名字。大山阻住他的喊聲，引起了陣陣的回聲。希姑立吃驚地東張西望。

「瑪米娜！瑪米娜！瑪米娜！」
哈末跑到鄉村的盡頭。

「瑪米娜！瑪米娜！瑪米娜！」
鄰居們都明白哈末叫瑪米娜的用意是甚麼。

「瑪米娜！瑪米娜！瑪米娜！」
對方有了回音，哈末停下來，眼睛望着田對面的住家。他看到瑪米娜走下樓梯，手中提着一個竹籃。

哈末放心了，回轉就跑。回到家裡時已經是上氣接不到下氣了。門廊上站着好些人，哈末跳上樓板，衝入房間裡。舜已經被人抬到靠近西邊的房間裡，三個婦女正在看顧她。

哈末鬆了一口氣，慢慢的退出房間。在門廊上的人也沒有跟他打招呼，他們明白初為人父者的心情是很焦急的。

「希姑立！希姑立！」
哈末發現希姑立不在窗口上，他衝到窗前，伸出頭來向屋旁的樹下張望，希姑立不在那兒。他向儲存穀物的小屋張望，希姑立也不在那兒。他又向搗米的小屋看去，也沒有希姑立的影子。哈末又跑到廚房的

窗口，向着屋角下的小梯子張望。

「希姑立！希姑立！」

希姑立不在。他跳下地上。

「甚麼事？」站在門廊上的老人問。

哈末不回答，跑到門前草地上，喊叫着希姑立的名字。

「希姑立！希姑立！」

「甚麼事？」另一個問道。哈末轉回頭，瑪米娜氣喘吁吁地，站在哈末的身旁；她手中提着一個竹籃子。

「希姑立不見了！」

「舜怎樣了？」瑪米娜問。

「希姑立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你的妻子希姑立怎樣了？」

「希姑立不見了！希姑立不見了！下午牠要去參加比賽的！」

「舜怎樣了？」瑪米娜重說一次。

哈末忽然靜下來，想起在房裡輪着的舜。他看着瑪米娜的臉，然後接過瑪米娜的籃子，一起走進去。

那些看顧舜的婦女讓開一個位置，瑪米娜坐下來，在舜的肚子上按摩。舜的眼睛正在看着呆呆地站在房門口的丈夫。她微笑，哈末也報以一笑。驚地，他又想起希姑立，迅速的往後退下：

「希姑立！希姑立！」

「你的希姑立？」一個老人問道。

「希姑立呢？」

「那不是嗎？」
「那裡？」

「哪！在那亞答堆的小屋裡不是牠嗎？」

哈末跑下去，以雙指輕彈着，希姑立看到主人，

蹦蹦跳跳的向主人這方面跑來，哈末一手抱起希姑立

，一口氣跑到門廊上。

「幾點開始？」哈末坐在草蓆上以後，有人這樣

問。

「下午四時左右！」

「跟希惹朗鬥？」

哈末點點頭，看着站在膝蓋上的希姑立，摸摸牠

的前胸。

「希惹朗是勁敵！」

「過去希蒂被牠打得腦漿迸裂！」

「牠有尖銳的後距！」

「牠的喙上塗有藥物！」

「牠的翅膀有如鵬鳥的翅膀！」

哈末聽着他們的談話，他的希望越來越淡薄了。

沒有一個人稱讚希姑立。他放開希姑立；希姑立啄着

草蓆的邊緣。

「威風凜凜的有如一個英雄。」有人這麼說；其

他的人都望着希姑立。

「牠的後距有沒有磨銳？」

哈末點一點頭，其他的人也點頭，很滿意哈末的

答案似的。希姑立具有一種特點，哈末明白希立的特

點是甚麼：牠的喙有如尖竹一樣的銳利，牠的脚有堅

硬的鱗片，紅冠也堅硬如石頭，後距經常用硬鐵磨銳；每天早上，哈末餵牠五粒胡椒，使牠的後距更具有毒力。

「哈末！哈末！」

聲音裡帶有焦慮和驚悸的成分。所有的人都抬頭

，哈末霍地站起來，跑進房裡去。他站在房門口，讓

開一個空閒給裡面的兩三個婦女出來。

「孩子可能難產！」瑪米娜小聲地說。哈末注視

妻的臉，在那深陷的臉頰上只看到一雙明亮的眼睛。

舜張開眼睛，看着哈末的臉，淚水緩緩的自眼皮底下

流出來，流到枕頭上。

「難產？」他自言自語的說。

「是的！會難產！」瑪米娜又說一遍。

「會難產？」

「手會先出來。」

「手？」

瑪米娜點點。

「可是肩膀會受阻？」哈末問。

瑪米娜點頭。

「那末……」

「我們必須選擇一個，母親還是孩子？」

「可是，今天下午希姑立要跟希惹朗鬥？」

「我可以糾正孩子的位置，但不敢担保母子會安

全！」

哈末的臉上籠罩一層烏雲。

「舜！舜！」

舜張開眼，眼裡充滿淚水，緩緩地沿着雙頰流到枕頭上。舜淒涼一笑。哈末坐到妻的身旁，用手撫摸着妻的一頭長髮，然後彎過頭來看住瑪米娜。瑪米娜低下頭，不敢正視哈末的臉；哈末又再撫摸妻的頭髮，低下頭在她的耳朵旁輕輕地說：

「今天下午希姑立會勝利的！」

舜微微一笑，舉起手來想握住甚麼東西似的。哈末抓住妻的手，用力地揉捏着。

「希姑立一定勝利！」哈末用手摸着妻的頭。

「不久就要開始了。」哈末說。

舜微笑，移動一下頭顱，表示同意他去比賽。哈末又用力去揉捏妻的手。

「你說過希姑立會勝利，我們的孩子會爲牠帶來好運，我要去了，你跟瑪米娜在家裡等我。」

舜又是微笑，用力捏緊哈末的手，然後放鬆了。哈末站起身，慢慢的走近瑪米娜，拉着瑪米娜的手離開房間。舜帶淚的眼睛跟在他們的後面。

「真的難產？」

「孩子的位置不正！」

「會難產？」

「他的頭不會先出來，可能一邊手先出，或者是一隻腳先出！」

哈末注視瑪米娜的臉。

「我已經試過移正孩子的位置，但孩子很頑皮，移不過來。」

哈末看住瑪米娜的臉，好像是在請求甚麼似的。

「舜知道了嗎？」

瑪米娜搖搖頭。

「等一下有鬥雞，我要帶希姑立去。」

「鬥雞？」

「是跟希惹朗鬥！」

「你的妻子呢？」

「一切交給你處理，由上帝去決定吧！舜已經答應我和希姑立一同去，我們相信希姑立會勝利的！」

「你的孩子呢？」

「交給上帝和你去決定吧！」

「我不敢担保他們的安全，你要誰的生命？」

這一下可難住了哈末。他忽然想起阿拉、先知、

可蘭經，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的朋友們，人類和世界。

他不能兩者都要。

「我不能只要其中的一個，我要我的孩子，也要我的妻子，我也要希姑立，三者都是一樣的重要。」

瑪米娜左右爲難。她走進房間。哈末靠近房門，

望着舜的臉，投以一個甜蜜的微笑。然後跨出房門，

抱起希姑立。鄰居們都散去了，有的先到競技場去等

待。哈末把掛在鐵線上的披肩拖下來，披在自己肩上

，腋下夾住希姑立，匆匆的離開家門。他心裡想；希

姑立一定會勝利的，舜和孩子也會平安的；勝利永遠

站在他這一邊。孩子的福氣和妻的預言會爲希姑立帶

來勝利；哈末相信所有的一切。

他在稻田上走，脚步在約一呎半寬的田埂上移動

着。遠處可以聽到人們的喧嘩聲。哈末走近競技場的

時候，歡呼聲更加响亮了。他回頭望一下自己的家，妻的笑臉又浮現了，哈末相信上帝是站在他這一邊的。舜會很輕易的產下孩子。靠着瑪米娜的手，生出來的孩子是正常的。接着，希姑立的影子代替了妻的位置，希姑立會勝利。

他緊緊地夾住希姑立，右手揉捏着希姑立的雙腳，又捏一捏希姑立的食囊。如果希惹朗的腳距刺入希姑立的食囊，一切都完了；食囊內的穀粒和胡椒粒會流出來的。

哈末昂然走入競技場。

「希姑立！希姑立！」觀眾已經圍滿整個競技場，臭汗味處處可聞。哈末把希姑立藏在腋下，怕被人見到了會把好運帶走去。

他來到競技場中，在場中的一角站着希惹朗，紅冠擺動着，希惹朗的旁邊站着牠的主人，口唸咒語。

「希姑立！希姑立！」

希姑立拍動翅膀，「喔喔」地啼叫，似乎不把希惹朗看在眼里。希姑立再叫一聲，希惹朗吃驚地抬起頭張望，牠想擺脫主人的手，向前衝去，可是右腳被絆住，跌了一交。哈末的臉上露出輕蔑的一笑。希姑立又一聲啼叫，想激起對方的怒氣。希惹朗的主人斜睨哈末一眼，心裡着實生氣。

一個人走向前來，手中拿着一頂破帽子，帽口向上。哈末從腰間掏出錢來，丟進帽子裡。這些錢不久就是他的了，哈末心裡想。他想起先前的計劃，他要為孩子買一些東西，為妻子買一些藥物。他也想起孩

子的微笑，如果孩子難產的話該怎麼辦呢？

希惹朗站着，主人為牠按摩雙腳。哈末拉起希姑立的頭，吹一口氣，口中唸唸有詞。

「希姑立！」有人在喊。

希姑立擺脫主人的手，牠的頸毛蓬鬆起來，向前衝去。兩敵相向，分外眼紅。哈末拍打自己的大腿，跳着叫着。兩隻公雞圍圍轉，希惹朗的主人跳到一旁，希惹朗向前衝刺，兩隻腳向空中一踢；希姑立頭一低，左翅被對方踢來的一腳掃到。哈末拍着大腿，四週响起陣陣的喝采聲。

霍地，希姑立咬住希惹朗的頭皮，身體往上一跳，兩隻腳踢向希惹朗的咽喉；希惹朗用力掙扎；主人跳了起來，攤開雙手，口裡不停的喊着上帝的名字。希惹朗再度擺好姿勢，時而向右，時而向左。希姑立聚精會神的看住希惹朗，頭不住的點着，尋找進攻的目標。

「希姑立！」

驀地，兩隻公雞被主人抓開。第一圈比賽結束。

哈末抱起希姑立，走到一個角落裡去。牠的咽喉一上一下的動着，顯然是感到很吃力。牠的頭都流血，哈末用水澆在牠的頭上拉拉牠的頭項，黏液混和着鮮血流出來。哈末按摩牠的雙翼。希姑立又恢復剛才的活力。哈末摸摸牠的食囊，又想起舜的肚子，也許現在已經低陷下去了，孩子的哭聲充滿整個屋子。他不久就可以回家了，他將帶着得勝的希姑立回去。

哈末把希姑立往場中一拋，第二回又開始了。希

姑立向希惹朗猛攻，但都被希惹朗巧妙地閃避開去。希姑立節節進逼。霍地，希惹朗咬到希姑立的紅冠；希姑立掙扎着想擺脫，但希惹朗死也不放；緊接着雙脚向上一提，瞄準希姑立的咽喉踢過去，牠那尖銳的後距刺入希姑立的咽喉。希姑立跌下去又站起來。希惹朗的主人高興得手舞足蹈，用手拍打着胸部。哈末呆呆的站在那兒，口裡唸着甚麼似的。希姑立想抬起頭，血滲滲下。希惹朗再度進攻，用牠的銳利的喙咬住希姑立的頭，又一次提起雙脚，往希姑立的咽喉踢去。群眾的歡呼聲掩蓋了一切的聲音。哈末只覺得眼前朦朧一片，希姑立的身軀在他的眼前搖幌着，他閉起雙眼，等待着希惹朗的最後攻擊。轟地，在群眾的歡叫聲中，有一種聲音傳入他的耳朵裡。起初他並不以為意，可是當他用心聽的時候，整個人都呆了；一個人的手搭在他的右肩上，說：

「你的妻子！」

「我的妻子？」

「你的妻子不幸逝世了！」

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了，他受不了接二連三的打擊，悲哀在侵蝕他的心。他睜開眼睛，希姑立蹣跚的移動脚步，希惹朗在跳躍着。

他霍地抓住來人的手，問：「孩子呢？」

來人不回答，空氣更加沉悶了。哈末緊緊地抓住來人的手：「我的孩子怎樣了？」

「死了！」

哈末暈厥在地上。完了！一切都完了！活着還有

甚麼用呢？希姑立、舜和孩子都沒有了。世界是一片黑暗。（完）

靜立

·沙河·

——記萊特銅像

如果你是形 我則是影

如果我是形 你則是影

而你是歷史

你是十八世紀揚帆的遠征者

把永恆寫在眸中

你始終靜立

海風掀不動你的影

烈日焚不去你的靜

想呵

想升旗山上的一頁歷史

這島在你掌中成長

而你始終靜立 在無覺

在敬仰者的肅然中